

阿麗思中國遊記

第二卷

一百零四號叢書之四

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

沈從文作

阿霞思中國遊記

14577

序	一—六
第一章 那隻鴉子媽媽見到她大發其脾氣	一—二一
第二章 她與她	二三—四四
第三章 她自己把話談厭了安然睡在抽屜匣子裏	四五—七三
第四章 生着氣的她却聽了許多使心裏舒暢的話	七五—九五
第五章 談預備	九七—一四
第六章 先安置這一個	一五—一三四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一三五—一五七
第八章 水車的談話	一五九—一八七
第九章 世界上頂多兒女的乾媽	一八九—二一一
第十章 看袁叔隸時有了感想所以預備回去	二一三—二三四

阿麗思中國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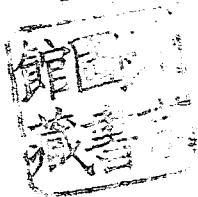
沈從文

第二卷的序

我在此，請抱了一種希望來欣賞我這小書的不相識者，讓我爲下邊一些說明：

文學應怎樣算對，怎樣就不對，文學的定則又是怎樣，這個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讀過什麼書與學問專業無緣的我，只知道想寫的就寫，全無所謂主義，也不是爲我感覺以外的某種靈機來幫誰說話，這非自謙也不是自飾，希望有人相信。

我爲了把文學當成一種個人抒寫，不拘於主義，時代，與事物論理的東西，故在通常標準與規則外，寫成了幾本書。阿麗思中國遊記，則尤其是我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證據。在第一卷陸續從「新月」



登載以後，書中一些像譏諷又彷彿實在的話，曾有人列舉出來，以為我是存心與誰作難，又以為背後有紅色或綠色，（並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說話儼然如某類人；——某類人，明白來說，則即所謂革命文學家是也。在外國，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還有革命文學家，不拘這名號是自稱或同輩相稱，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國，把革命文學家而再加上無產字樣，則更其驚心動魄聳人聽聞。

近來似乎這類人并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魯人孔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在目下，則從文固會常常患窮患病矣，又知在某種天氣下談某種文學之人，皆生意興隆，面圍圓具富家翁模樣，然鄙拙如自己，吶喊喝道非所長，終其生與窮病作緣，亦命而已。說話像小針小刺，不過酸氣一股，憤懣所至，悲憫隨之。疑心從文為專與上流紳士作戰，便稱為同志者，實錯誤。担心從文成

危險人物，而加以戒備者，也不必。

然而在這樣的聲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於活動的青年文學家，把我強迫安置在什麼復辟派與反動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造，與悲憤的擺布，成功後的歡喜外，初初不會爲誰愛憎設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別的朋友爲多的，是；我不是適宜於經營何種投機取巧事業的人，也不能成爲某種主義下的信徒。我不能爲自己宣傳，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勢力。我自己選定了這樣事業寄托我的身心，可并無與人爭正統較嫡庶餘裕。文學在招牌下叫賣，只是聰明的販賣西洋大陸文學主張，於時行主義下註冊的文學家作的事。對帝國主義者與僞紳士有所攻擊，但這不是要好於無產階級而希望從此類言行上得人捧場叫好。對弱者被侮辱覺得可憐，然而自己也缺少氣力

與學問找到比用文字還落實的幫忙辦法，爲圖清靜起見，我願意別人莫把我下蠻列在什麼系什麼派，或什麼主義之下，我還不曾想到我真能爲某類人認爲「台柱」「權威」或「小卒」。我不會因爲別人不把我放在眼裏，就不再來作小說，更不會因爲幾個自命「革命文學家」的青年，把我稱爲「該死的」以後，就不來爲被虐待的人類畜類說話。總之我是我自己的我，一切的毀譽於我并無多大用處，死存了姦心與其他切齒來隨意批評我的聰明人，他的聰明真是白用了。

我需要，是一種不求世所知的機會。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壇大將與一切市僧，你們在你們競爭叫賣推擠揪打中，你們便已經將你們的盛名建立了。能在這種情形下把我除外，我倒可以從你們的疏忽中，得到一種開釋的幸福，這不是誑話！

但是上面的話又近乎存心在諷刺誰了，這樣說來又近於寒酸。

所謂牢騷，把悲憤放在一淺薄事情上出氣，我真不應當再有，我且應學着用力來克制這東西的生長機會了。我應當告讀者的，是這書與第一卷稍稍不同，因為生活影響於心情，在我近來的病中，我把阿麗思又換了一種性格，却在一種論理顛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創作的力量了。這在我自己是像一種很可珍的發見。然而也就可以說是失敗，因為把一貫的精神失去了。

時當南北當局，同用戒嚴法，制止年青人對日本在山東暴行以及管領濟南的行爲加以反抗之日，凡表示悲憤者卽可以說是共產黨，很容易得到殺頭機會。從報紙消息上，則知道中國各處地方，每日殺共產黨不少，想亦間有非共產黨在冤罔中順手承情叨光的。可感的是日本人給當局以這樣一好機會，一面既可以將有血氣的能夠妨害政治上情性加深的年青人殺掉一些，一面又可以作進一步之中日共存共榮表

示，嗚呼，我賭咒，說此餘舜發策苟可以用於英國，鞏固兩國之邦
交！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於北京城

第一章

那隻鴨子姆姆見到她大發其脾氣

阿麗思小姐，不明白如何就到了上次遇見南京鴨子的河邊。她雖然擔心當兔子紳士儼喜先生醒來時，找尋不着她要着急，然而在河邊，望到那一河的清水，河水慢慢流，也是很有趣。

「那若是洗一個澡，才好玩！」她自言自語的在岸上說，其實這話就只是爲儼喜先生設想。她且主張河水清是應該那麼清，但也應該暖和一些，因爲不太冷則洗澡人可以免得患傷風，因爲不拘大人小孩患傷風症都無聊。因爲姑媽曾告過阿麗思這個話而自己也經驗過。

「可是，我以爲太涼了。」她用一個小指頭去試水的冷暖，水

就打個戰。「瞧，您自己也一爲人用手指攪着就打戰呀！」

「別是這樣說，您遠方小姐！」

她不提防河水也會說話。聽到河水說話她心旌的一跳。她試問，「剛才您駕說話嗎？」這問也不提防河水會答她。誰知河水就清朗朗告她「正是」河水的聲音清朗得同牠顏色一樣，阿麗思小姐以爲這是應該。

她說，「我稱呼您駕，應當是小姐還是先生？」

河水就起小浪，做微笑。

「那是人才要這樣稱呼」。河水仍然用清清朗朗的聲音說，「我是可以不必。您小姐高興，喊我做親愛的河水；不高興，喊我做河水，就得了。」

「那親愛的河水，你要熱點才成。我說你太冷了，不適宜洗澡。

我剛才還思量讓我那位好同伴來洗一個澡咧。」

河水就說很抱歉，對不起，因為牠不是溫泉。阿麗思心想，是溫泉，當然就不必抱歉，所以認此時抱歉却也不是客氣。

他們既有了攀談機會，河水就問到阿麗思小姐的許多過去情形，她一一答應着。正因為有河水問及她才記得起，不然她也忘掉了。

「我想明白你到此的感想」，河水說。「因為每一個外國人到中國來都有一種感想。」

「可是我并不是每一個外國人。」

「可是據說到過中國的狗也總有中國的印象記。」

「那回頭我去問儼喜先生」，阿麗思小姐說是問儼喜先生，因為是她記起儼喜先生是一匹兔。不過狗並不與兔相同，故此她就又隨即補充說，「我想儼喜先生也總不會有吧。」

「但是你并不是難喜先生呀！」

「但是您也并不是我呀！」

河水記起「話不投機半句多」的中國格言，又笑笑，就不理阿麗思小姐，流去了。

阿麗思小姐，望到那流去的水，心中只發怔。她就從不見到過河水有這樣快的脚步。她以為或者是河水生了氣才跑得如此快。又以為是因為赴什麼約會才不能在此久耽擱一會。望到河水的去處，直望到那河水捧到一個石頭上，打得全身粉碎，她才舒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說，「慢走一點不就好了麼？」

她過了一會兒，又去用手試那新來的河水，以為總會比先前的熱一點了。誰知還是冷。她在心中又起了疑問，以為幹嗎不稍稍溫暖一點，但記到適間的無結果談話，就不再作聲了。

河水湯湯的流，流到下頭則顧自把身同大石頭相碰，把身子打得粉碎，全不悔。阿麗思小姐在看慣以後，知道這是水在某一地方時的默處，明白不是生她的氣，就不再注意了。

她站在那岸邊，各處看。想再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同她談話，則好玩一點。她在無事可作時節，想談話，也如同到肚子餓時想吃飯一樣，然而她對這談話的飢餓，不很能明白，又無從把這不明白的疑問向誰討論，就在這岸邊自言自語起來。

她說，「我問你，是餓麼？」

第二個她就說，「正是的。」

她又轉到第一個她，溫和到像作姑媽的聲音，安慰這一個寂寞的她，說道：「我的朋友，你稍微默在此一會兒，就會有來同你談話的了。」

「是呵，可是」她又作第二個她，很憂愁的說，「在別一個沒有來以前，你多同我談一陣，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辦得到的事，不過我想到儂喜先生，他會很念着我呢。」

「但是我雖想到他；我可很願意暫時離他一會兒，找一個相熟的談談天。」

「這里大致總有相熟的會來。你看這水，不是每天都總有鴨子鷺鷥一類鳥來麼？」

「提起鴨子，我就想起那個小鴨子來了。她說願意作我的丫頭，那多可笑！我問過儂喜先生，說丫頭是女奴隸，你想我若是用一匹小鴨子作奴隸，要她每天早上幫我梳頭，又幫我裝烟倒茶，那才是一件可笑的事！」

「我又想到那個姑媽起來了，瞧那媽媽多肥胖，我爲她肥胖真着急。」

「那很瘦的也應着急了。我就記得到小鴨子對鶯鶯的健康擔憂。」

「不過那是小鴨子的事。」

「不過爲甚麼又是小鴨子的事？」

另一個她問到這一個她「爲甚麼」，這一個她就不免小小生了一點氣，不再接下去了。可是她却願意另外再起一個頭，就因爲還不見

另一個可以談話的來，非自己談話不可。

先爲那一個她說，「好，我們再討論一點別的吧。」

另一個她自然就占成了。她就提出今天的玩的方法來。

她說，「玩，怎麼玩？」

「那我以爲看戲去。」

另一個她對於看戲又似乎不很有興味。然而也不敢反對。恐怕一反對又不能繼續這討論了，就說「好」。

「看戲，到中國頂好頂大的戲院子去，坐到包廂中，在看戲以外還能看那些很伶便的茶房，如像玩魔術一樣，把一捲熱手巾從空中拋來拋去，那多好！」她不讓那一個她有機會反對，就接到說，「看他們在台上打筋斗，噉，噉，又看台下的一切人也大聲喝彩，吐痰，咳嗽，……」這知識當然是阿麗思從讎喜先生那邊得來的。

那一個她就爭着說，「吐痰并不是可觀的事，咳嗽也不是！」

④「然而那樣的隨意，那樣的不須顧及旁人，——說得好，是那樣的自由，不是一件——」

「不，」那一個她就堅決的說，「這個不必去看。」

「那依你，怎麼消磨這一個長長的日子？」

「那就墩在這河邊，等一件事發生！」

於是阿麗思小姐，再也不說話，就等候這機會的來。維知道這時間的過去，是應一分一分算，還是應當一秒一秒算？然而她是數着這時間過去的。她學到醫生的方法，自己爲自己診脈，就數着脈搏，一二三四的算。她數到一百……一千……一萬。

「呀，一萬了，這怎麼數下去？」然而還是數。血在管子裏跳一下她算一個數，因爲數字的多使她氣也轉不過來。也虧得是她，直數到一萬二千七百零九，一點兒也不錯一個字。到此時，她可覺到實在無法念下去了，就說道，「好，加一個數算是一萬二千七百一十吧，讓我記下這個數目來，到回頭要儼喜先生爲我折合究竟是多少時間。」

不數着時間，那未免又寂寞起來了。

寂寞也得數下去，阿麗思是同許多大人一樣，對於當前的事是只

用「挨」的一個法子處置的。她還是挨着。她自問自己，「若是重新又來從一字起碼，數這血的跳，豈不是又有一個『一萬二千七百一十』的數目麼？若是每一次跳換一個數，豈不永久是『一』字麼？若是……多儂的一個意見啊！想這個幹嗎？……」但是，她又想，「若是接到一天一年數下去，這個數目怎麼寫？」因此她記起一個小學校的數學教員的臉相來了，「哈，要他自己去算這數目，他就不知道如何寫，我敢決定！」

「阿麗思，」她想起還是把自己分成兩個她爲好。

「不准這樣想，這不是應盡的事。」

這一個她警告了那一個她以後，那被警告的她，就不再去想血在血管子裏跳的次數了。

她自己問自己，「還是在此歇，還是走？」

見到河水走，她想不如也走走好。她就沿河岸，與河水取同一方向前進。她先是這樣慢慢的走，到後看到河水比自己脚步總快許多，心中好笑，「你忙甚麼？」

她不防凡是河水都能說話，一個河水對阿麗思小姐的問題，就有下面一個答覆。河水說：

「您小姐，比起我們來，你爲甚麼就這樣閒？」

「那我怎麼知道？這是你覺得！」

「我那里會覺得？只有你才覺得我忙！」

這又到話不投機的當兒了。

阿麗思想，「這不如我回頭走一條路好。同到一起走要我不覺得你河水忙也不成。」她於是與河水取一反對方向，一步一步走，把手放在身後，學一個紳士的走路方法。「一步一步」，不說「慢慢的」，那

是因爲當這時她以外沒有別的在走的東西可比較了。

她也不知究竟走了有多遠，因爲她手上無一個錶，就像無時間。

多平坦的一條路！

一步一步走，不知不覺就到橋下了。

她見了橋才想起鴨子。想起鴨子才看到鴨子。鴨子正在水面游，

離她不到二十步。瞧鴨子似乎是剛把頭從水中露出的。

阿麗思見到這老太還是穿得那一身白衣裳，頭是光光的，歡喜之

至。她喊那鴨子，說「老太太，您好。」

那鴨子不提防岸上有人叫她，聽到聲音才抬起頭來。照禮今天不

比昨天，把頭抬起應歡歡喜喜，這是阿麗思小姐猜的。誰知這老太太

見到是阿麗思，雖把頭抬起，也只隨便回答一聲「您好」就顧自過橋

洞去了。

阿麗思以爲是老太是上了年紀，忘記目下的阿麗思便是昨天那個阿麗思了，就從岸上追趕過去。

她逐着那母鴨子說：「老伯娘，老伯娘，我是阿麗思！是昨天那個阿麗思！」

那鴨子頭也不回，只急急忙忙說，「是也好，不是也好，與我做鴨子的不相干。」

「與你相干的。姆姆，你瞧我們昨天談話不是很愉快麼？」

「昨天愈快今天可不愈快了！」仍然是頭也不同的逆水而前，但似乎稍慢點了。

阿麗思就趕快跑過去，對着鴨子的頭臉又行一個禮，說，「姆姆，我想仍然要把你愉快找回來，我問你老人家，你姪小姐幹嗎不同在一塊兒？」

「幹嗎不同在一塊兒？還要裝癡問！你這人！」

阿麗思這才看明白鴨子不是不認識她，是正因為認識她生着大的氣咧。

阿麗思小姐，本想說，「你這鴨子！生氣就不讓人先明白生氣原因，也隨便生氣？」因為這不先取得人同意而生的氣，是不很合理。但她隨即又想到一個鴨子不能與人打比，就儘這老太太生氣了。

她爲了要明白這老母鴨子生氣原因，仍然很和氣的問姪小姐不在一塊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不知道還是知道又故意問？」那鴨子說了就用與說話差不多的嚴厲樣子對阿麗思隨着，想在阿麗思話語以外找到一種證據。

阿麗思很惶恐的說，「事情實在一點不明白」。

「不明白，那就是我錯了麼？」

「也不是姆姆的錯；姆姆不相信我的話，我可以賭咒。」阿麗思又記起「賭咒」的用處來了，果然因此一來那母鴨子氣已平了不

少。
鴨子變成很和氣又很憂愁的說：「好小姐，我是老昏了，你別怪。」

「我那裏會怪你呢？」阿麗思小姐這話意思是說「我那裏會怪一匹鴨子呢」？可是鴨子聽着倒很高興，以爲阿麗思小姐爲人大量。鴨子心裏想：「若是自己那真不知怪這個人到幾時！」

她們顯然一切誤會都明白，不至於白生氣了，於是鴨子在「一種很愛心的狀態」下告給了阿麗思小姐那醜小鴨姪小姐的最近故事。

「小姐，請你爲我想，怎麼辦？」那母鴨子要阿麗思設法，阿麗

思却說這也不是頂要緊的事。因為阿麗思心中頂要緊的事是玩。

聽到母鴨的談話，阿麗思才知道醜小鴨因為那一天陪她們到灰鵝家去，回頭就病了。病又不是傷食，又不是肚瀉，又不是發痧，竟病了一種爲鴨子之類所不當有的病。「她不應該有這樣病，如我一樣的不應當；因為我們是鴨子。」這是老太太的意見。但阿麗思小姐的意見則又稍稍不同。她則以爲鴨子也應當有人的病，可是一個小鴨子却不一定要有老母鴨的各種病；這理由則是譬如馬是孳來拉車的，中國有些人天生也只孳來拉車，至於其他的人却不但不拉車，且坐了馬拉的車以外又坐人拉的車。這顯然是鴨子與人或可以相同，不一定鴨子與鴨子相同的證據了。

原來小鴨子病着失戀。牠需要一個男朋友。需要而不得，便病了。（這一點不是母鴨子所懂解，也不是阿麗思小姐所明白。）想同另

一個盡要好，沒有誰來答應，就生病，這個事情說來真不很使人相信！

「生病準得甚麼賬？」這話是阿麗思小姐看那鴨子老太的臉色而說的，因為她看得出老娘子主張。

「是啊！我就不明白爲別的事生病。」

阿麗思心想「就是不準得賬也不能擊你打比」，可是她却說，「姆姆的話是頂有經驗的老年『人』的話。」

「我是『鴨子』，不是『人』！我生平不愛別個擊『人』的話來稱讚我。」爲表示不高興，她向前游了三步又退後五步。

阿麗思心想：大凡對付一個有了年紀的人或鴨子，都不是容易的事吧。（可是她這個意見是把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除在外，因爲她却太容易對付了。）老了的鴨子就不是三兩陣火可以爛得爛，老了的人

說話也容易動火——是，容易動火，莫非這老太太肝火也太旺了！

她見到那南京母鴨的樣子不大好看，還想分辯：「這只是一句話，也不必使姆姆生氣！」

「一句話不生氣，要我爲甚麼才生氣？難道讓你們人打我幾竹杆子，我才應當發氣罵人麼？」

阿麗思小姐，見話越說越不對頭，她確實並不會想打牠幾下，却爲牠這樣說，深怕這老太太起了羊癲瘋，回頭還要難於招架，就只好和氣氣的說：

「老伯娘，請自己尊重，我還有一點兒事，要走了。」她說了就回到這老太太點了一個頭。她雖這樣說，還是看着聽着，并不走。

那母鴨子在鼻裏哼着，「我自己若不知道尊重，早爲別個人的一些話氣死了，還活得到今天？」

阿麗思小姐就不再理會了，拔腳走了去。

她一旁走一旁想，把自己又分成兩個人。

那第一個她問道：

「治肝氣是吃甚麼藥？」

「稀稀粥，芝蔴糕，黑酥脂油糕，……」另一個她就背誦了二十樣糖菓點心的名字。

「全不對！這是吃的東西，難道也……」

「那鴨子也是吃得的東西。」從吃藥她想到吃鴨子。

「我以爲鴨子是加辣子炒吃，少下一點醬，多下一點醬油爲好。」

「醬油是不是醬的油？」

「那鴨子的眼淚就是油，只不知道做不做得醬油。」

「……」

「阿魔思」她自己爲自己放蕩的思想不得不加以警告了，「這樣胡思亂想是不成的，這樣下去就非變成那母鴨子不可了。」

然而當真能變成一隻鴨子，在水面上浮着，且不必閉眼睛也可以把一個有長頸子的頭伸到水中去，看水中魚的賽跑，又可以同那些魚談話，到底還不算一件很壞的事！

可是她爲「可以同魚談話」的一句話又生了疑問了，她以爲若是凡爲鴨子都可以同魚談話，那麼適間那老太太必定也同過許多魚談過話，并且也發過魚的脾氣了。

「無怪乎」，她前有所悟的自言自語，「有些人說話罵人，總說『我恨不得吃了你，』想必這話就是鴨子生了小魚小蝦的氣時說的，不然一個人那裏吃得下另一個人呢？」

她就又想回頭來問那母鴨子，只想明白這話是不是牠正生着小魚的氣時說的，可把鴨子先時生她的氣情形全忘了。

第二章

她與她

這裏，應先說到當阿麗思小姐離開了那一匹發脾氣的母鴨子以後的一小時情形。

她是隨到河岸走的。在昨兩天同儻喜先生打這兒過身時節，似乎來往的人與一切動物都有，還很多，如今却不明白連一匹蟋蟀也不會遇到。誰知這年程是甚麼樣一種年程！

不過沒有人走路，她就不走了麼？而且說沒有人走路，那自己又是甚麼？「若是鴨子在此，她才可以說是沒有人；因為連自己也不算人。但鴨子自己能這麼說嗎？」她想知道却無從知道。

到這時，爲容易明白這問題起見，阿麗思把自己分成兩人，如同在另外許多事情難於解決時她把自己分成兩個人一樣。在未分以先，這一個整個的她，便說道：

「我不袒護任何一方面，也不委屈任何一方面，只是你們不能太自私。當到一種意見近於某一個我勝利時，這另一個我的默認是必須的。你們遇到不可避免的爭執，也不能太囂強，自己究竟是自己，隨便生氣總不是好！好，阿麗思，你就分開吧。」

於是她又成爲兩人了。說「又」是以前曾有過這事。

「她」慢慢走着，——或者說「一步一步走着，——或者說「她倆」一步一步走着，因爲她在她」身上至少是代表了兩個主張，兩種精神，以及兩樣趣味。說是「她倆一步一步走着」，還是有語病。就爲得是有一個她歡喜一步走一尺一寸，有一個她又願意一步能邁二尺三

寸：一尺一與二尺三，相差是一尺二寸，這一尺二寸的主張距離，真是不小的一種距離！

「朋友」那一個她同另一個她說，「我們」慢一點不很好麼？走路快了爲別人看見，還以爲是被誰追趕，」這是很理由的，

「你慢也不成，又不是有病。太慢了，他們中國女人會以爲你在嘲笑他。」

「那慢一點究竟是於自己的脚有益。」

「於自己的脚有益，就因爲是慢，那中國女人走路那麼遲滯，全就是爲自己有益了罷（？）」

「那麼，就非跑不可了。」

「跑到前面設若是遇到一件什麼意外事，就是累一點也仍然值得。」

於是，阿麗思小姐就跑起來了。儼然是後面一匹惡狗在逐，她只儘逃着。單爲了這「跑到前面或者有一件意外事發生」的願望跑着。因跑得過速，一切樹木就全從相反的方向跑去，脚步與她一樣快。

「不要這樣忙啊！我親愛的樹。」這是一個近乎愚蠢的她說的。

那聰明的她，就爲樹作答，「好小姐，全是你忙！幹嗎說我？」

「幹嗎不是你？我明白白見你這樣忽忙忙與我離開！」

「那請你慢點，我也就與你慢慢離開了。」

「我偏不。我不信你這樣話，你是你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

「是你的事！不相信就試試看。」

她只好試試，自然是一面也爲了換一口氣。誰知道一止步樹木也就不動了。

「這才怪！我不願你這樣知趣，你這樣，別人並不講你好。」

那樹就自己回答，說並不是爲要別人說好才如此。

「不要別人說好那你就有你的自由」。阿麗思以爲這話就可以質問倒那樹了。

樹是一株美國槐，身個兒瘦長，像同竹子是表兄弟。那樹說，

「我并不是缺少自由，我們的自由可不在行動」事上。也正如——」

「我不願聽別個說」也正如」那類的話。」她就全不客氣的走她的路。她先以爲這槐樹還會追她一陣，不期望槐樹脾氣也同她脾氣差不多，於是就只好各走各的了。

那一個她就問這一個她，幹嗎同一株樹也有這樣爭持。

「幹嗎又不應有？」

「我以後賭咒不與她們談話！」

「我請你記到賭咒是說了假話以後請神作僞證人的事。」

「可是不說假話。」

「那也不必賭咒！」

這一個她就好久不作聲。顯然是生了一點小氣，又對那一個她祖護樹一方面，有點不平了。

又走了一陣。

那一個她見到這一個她不說話，也寂寞，就勸慰她說：「朋友！別生氣，我們應當談話，莫爲一點點意見爭持，才不致笑話！」說這個話的她且想到以後應容讓到任性的她點的辦法，若非記起「賭咒」是不好的事，也幾幾乎要用「賭咒」的法子來求另一個她原諒了。

這個她見那個她情形，輕輕的說：

「我的朋友，這是不對。我爲這個也很自苦。以後我們和和氣氣好了。」

「是啊，我們不能太任性，過於走極端了總不是事。」

「是啊，我們記到這話。走極端可不是好的。」

然而這一對阿麗思小姐，可走到一個盡頭路了。這也算是走到了

「極端」。她望望前面，前面是一堵牆。

她記起在過去一個日子裏，同離喜先生所遇到的事，一個瘦漢子

要他們殺他，就是從一堵牆後跳出的。牆雖是另外一堵牆，究竟還是

一堵牆！

那一個小心一點的她說，「萬一這牆的後面，又隱藏這樣一個漢

子，那怎麼辦？」

「那不怕，告他自己并非英國人，也不是日本人，且告他身上并

無一把刀之類，為求他信任起見，不妨搜索自己衣袋給他看，就可以

通行無阻了。」

「但是」，她又同那個她商量。恐怕會又相互生氣，她說話是很溫軟的。她說，「我們才說到莫太走極端，這已經又到了極端，不如回頭。」

「朋友，我知道你是忘不了前些日子的事。但前途有一堵牆，說不定牆的另一面便是另一世界。」她意思是要冒險。冒險不是另一個她所同意的事。另一個他的理由，則爲前途有牆就可以後轉。她把這意見申述出來求大胆的她諒解，她也不敢堅決非回頭不可。她用這樣的話委曲表示了她的意見：——

「總之前面是牆，後面是路，我們是走路，所以不要牆。」

「然而在牆的另一面有另外一條新路，我們若是只圖走現成路，那就不必走了。」

「然而前面不一定是路。」

然而你這猜想也不一定準數。前面即或不是路，也許是一個比坦坦大路還好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向前』主張，可是我請你記到危險以及失望。」

「我也同意你的所謂危險，但……」

她們很客氣的討論，這結果既互相容讓，互相瞭解，就成了不進不退站在牆前的局面。

明知牆的另一面會有一種不同景致，可是爲儘這希望比事實美觀一點與和平一點，爬過牆去似乎是不必的事！明知是牆了，回頭也可走路，走回頭去再找。新路也似乎可能，然而那得另花費時間，且丟下現成的希望去尋。新希望，也略近乎感，退後似乎又不必了。

阿麗思，就站到這一堵牆前不動。爲明白起見應說那一對阿麗思站在牆前不動。

「來，」那一個阿麗思小姐同這一個說，「我們試猜猜那一邊的情形罷。」

「那是很好的。」這一個她且猜，「我以為，那邊是個海。」

「我以為也是海。」

兩個都以爲是海，那似乎趨向可以一致了。然而海的意義在兩個阿麗思小姐印象上各有不同。一個覺得海是偉大奔放，一個又以爲海是可怕的一種東西。

她們第二次猜想，是牆外應當爲一個花園，這不期然的同意仍然各有不同的體會；一則以爲花園既是別一個人家的，其中保不定有咬人的狗。一則以爲花園這個時節必有臘梅以及迎春之類。

「再想想罷，不要想成一樣就好了。」

「一樣的事也相差那麼遠，不一樣我不明白相差成什麼樣子。」

「但是試試看，朋友，我說的是『試試』！」

「『試』是不是就不算『猜』？」

「我不願同你爭這點不必爭的事。」

「那麼」這一個她見那個她生了點氣，立刻就心平氣和了，她說：「那麼我們『試』。」

她試先猜那一堵牆後面遮到的是些甚麼，她猜一匹羊。但那個她仍然也猜是羊。不過想起不應再相同的話，那個她就說自己猜的是一匹公羊。「公羊」與「羊」當然不是一樣東西了。

那一個她說，「我猜是公羊呀！」

「我猜是羊！朋友，這一下是居然猜成兩樣了。不過，我這匹羊好像也是公的，讓我再過細瞧瞧。呀，是公的，牠那角多長，我怕牠會要觸我，我可不願意再試了。」

「一匹羊又不是一匹狗，我對於你這害怕的離奇好笑。」

「好笑嗎？我才不覺得！」

「我想縱不是好笑也總是一種『不經的』或者說『不應當有』的。朋友，縱是匹公羊，還有一堵牆爲我們保駕！」

爲另一阿麗思小姐提醒了這害怕是不應當有，她就不免紅臉起來了。她爲了補救這錯誤，存心過牆的另一面去。這意見既由胆小的阿麗思小姐自動提出，不消說那愛冒險的阿麗思小姐就承認這意見了。於是稍過一陣阿麗思就到了牆的那一面。

既不是一個一碧無涯的海，又不是一座花園，她以爲必定是一匹公羊了。她用眼睛各處找尋那一匹公羊。那個先是只說「羊」的她，也帶到注意。

「必定是見我來就跑了。」

「是呀，我也這樣想。」

「那得好好的找牠一陣，不能儘牠使小聰明藏過！」

她爲找這匹所猜想的公羊，就各處走去。

這是一帶樹林。樹林是一帶，則阿麗思小姐是在樹林子裏走，也很容易明白了。

樹不知是甚麼名字，但是那麼綠，綠到太陽光也變成同樣顏色，阿麗思以爲或者這是熱帶地方；——然而這或者是「綠帶」。她不能說明熱帶寒帶以外有綠帶的理由，但若是一個地方應當付以一個頂恰當名詞，那爲這地方取名的人。無論如何總不會在「綠帶」以外找尋名字了。

「我問你，我的朋友。」

「你說吧。」

那一個爲這地方取名字的阿麗思，就把爲這地方取名的理由提出與另一阿麗思商量。自然暫時又把找公羊的事情放下了。

她在樹林子裏走，走得是遠到不知有多遠。不知有多遠則好比不走，這個思想使她覺得自己儘走不稍稍休息一陣是好笑。

「嘿，你這是怎麼囉？我看你真忙！」這一個她嘲笑那一個她，那一個她就告她說：「也正想到是儘走不知道走了多遠，則與不走一樣。」

阿麗思小姐就坐下。坐的是草地，又綠又軟和，如同坐在厚海虎絨毯子上一樣。

「我真要打一個滾了。」她同另一個她商量，又覺得叫朋友趕不及叫姐姐爲親熱，她就說「姐姐，你瞧這草地上翻個筋斗多好！」

她也叫她做妹妹。這作姐姐阿麗思，便作成一個姐姐模樣，對這

妹妹的幼稚思想加以糾正。她以爲這草地上雖是這樣軟，而且又這樣平順，可是「坐」同「翻筋斗」究是兩樣事。她們坐在這個地方不妨事，若翻一個筋斗就不成話了。

「姐姐，我希望你告給我爲甚麼又不行的理由」。

「這理由就是不行。」姐姐的話幾乎是像要在語句的重疊上把理由補足的。

「不行是不行，理由當然是理由。請你想想。」

那作姐姐的阿麗思聽到說「請想，」就也不好意思不「想」了。她用許多方法來證明，可是總不能證明出這不行便是理由。到後她只好說實在你願意，乘到無其他人見及，就隨隨便便玩一下也成。

「可是不願意翻筋斗了，因爲昨天晚上睡眠時失枕，頸子摩及還有點兒疼」。

「額子疼就不該說翻一個筋斗的話！」

「那麼額子疼該說什麼？」

那個作姐姐的阿麗思懶得作這種談話，就說「我可理不得許多。」她還冷笑，是笑這個阿麗思妹妹說的話豈有此理。額子疼就應該說額子疼，這是誰也明白的事，難道額子疼應該說翻筋斗麼？

「妹妹，我告你，我總不至於說這樣不通的話！」

阿麗思小姐就又走路了。

她只顧氣呼呼的走，忘記了看眼前路上的東西。到聽及如一個兔的攏躍時，才忙着意那從身邊竄過的是什麼。她看到離身五步遠近一隻大青頭蚌。對她用很不好的臉色相向。這是凡爲一匹蚌猛對小孩子都有的不好臉色。可是這是中國的事，阿麗思不懂。

「對不起，是我妹妹驚了您。」

「是你妹妹？多會說！」

阿麗思小姐，又用妹妹的口吻，說；「不，那個說的是我姐姐，我瞧你是在生氣，同誰拌嘴？」

那蚱蜢弄得莫名其妙，牠說「……」

那姐姐的阿麗思又用抱歉的語調，同蚱蜢解釋，且對於一個阿麗思的問語加一種回答，她說，「我很明白這是我們的過錯，因為我們倆正在討論一種問題，才擾動了閣下。」

「我們倆」你同誰是我們倆？你這次說話真周到！」

「姐姐，那蚱蜢說的話是一種害腦病蚱蜢說的話！」作妹妹的阿麗思輕輕的說。

「愈別亂批評！」姐也說得很輕，不讓蚱蜢聽到。

那蚱蜢見到這個小女孩子話總說得不清楚，又覺得有趣，就不聲

飛去。牠爲了要明白這疑問，不得不把樣子作得和平點穩重點，不牠問阿麗思，說：

「到底你是那塊兒的人？」

「我說你也不明白，不如不——」

那姐姐的，又接到說：「先生，我是外國來的。」

蚱蜢聽到是外國來的，記起在先老蚱蜢的教訓，說是外國人來中國，專收小孩魂魄，又得挖眼睛去熬膏藥，就胆戰心驚的一翅飛去，連頭也不敢回，——飛去了。

「都是你，要說是外國來的好！」

「那你又說『我說你也不明白』，若不明白牠怎麼又一翅飛去那麼遠？」

「但是我仍然說牠不明白。若是明白牠就不慌到逃走。」

「我可不能這樣想。」

這一次，是作妹妹的阿麗思不願再繼續談話了。她想起蚱蜢究竟是糊塗，不然縱飛也不必飛得這樣快。因為她知道跑快了腿就會酸，說話急了口就轉不過氣來，咽東西快了胃就打嗝，……

她說，（自言自語的，並不是爲同姐姐說的），「我決定牠回頭就悔，悔不該飛得太快！」

在綠樹林子裏走着的阿麗思小姐，爲猜想一匹蚱蜢飛倦了的情形以及在疲倦後如何腰痛口渴，如何容易生氣，如何懶作聲。同別個說話，想到自己也疲倦起來，就倒在草地上睡了。

這一睡就把世界全睡變了。

她醒來既見不及「綠帶」的一切樹木，也不會回到與儼喜先生在一處的旅館大白鐵床上。她跌在一個不相識的中國人家裏了。如何知

是中國人的家，先還不明白。到後聽到有兩個女人說話，一個是老太太，年紀老到同自己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不相上下；一個是女孩，同自己年齡似乎不差多少，就瞭然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家裏了。

她雖然知道這是一個中國人家，可不知自己究竟是在人家臥室還是客廳裏。面前一物不能見，漆黑的比黑還黑。聽到別人說話聲比自己地位爲高，她就以爲是自己在地窖子裏；聽到別人說話聲比自己地位爲低，她又以爲是自己原來在人家屋頂上。她簡直是忽而在屋頂又忽而入地窖子。——真辦那蚱蜢所說「莫名其妙！」

「阿麗思，」那一個姐姐爲了安慰這一個起見，喊着妹妹的名字。她說道，「你不要心焦，一件事情不是徒然心焦可以明白的。你讓牠經過一些時間，總可以水落石出。」

妹妹說，「水落石出不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我只要明白我現在

究竟是在甚麼地方睡。」

「我說水落石出是比譬呀！」

「比譬能不能使我們知道究竟是獸在什麼地方？」

「可是我說你總得忍耐！在上午一點鐘你希望天亮，那是白希望的。時間一到自然太陽現出到地面上來。我是從不曾聽聞有人心急望到天明，日頭就出來得早一點。」

「那你意思是以爲凡是天黑就應當閉了眼睛睡吧。萬一天黑是爲什麼遮着光明的結果，那你要等到幾時？」

「但是，既然能遮掩到光明，這也就可想而知不是你一手擋得去的手巾之類，想擋是不能，可非常清楚！」

「可是總得試試看，到試了以後我再睡。」

試過了，那是沒有結果的一種試驗。於是她安心睡到這黑暗中，

過着長長的夜^①

第二章

她自己把話談厭了才安然睡在抽屜匣字裏

「阿麗思，我實在睡不着了。」

這是作妹妹的阿麗思說的。其實大一點的阿麗思也不至於就睡得很好。但說這話的是小阿麗思。

那個同樣也難睡着的阿麗思，就告給妹妹，她告她縱不能睡也得閉了眼睛，因為除了顫子，其餘的人都總能明白在黑暗中開眼等於閉眼的事實。

45

她聽姐姐的話，不過閉了眼仍然無聊之至。
這不是眼閉不閉的問題，是別的。

若是她的的確能證實自己是躡身在茯苓旅館原有房間中，則天究竟應在甚麼時候才光明，她或許想不到時。

「我應當明白我在什麼地方！」

「不忙，終究要知道！」

「我耽心這黑闇會要有一年兩年。」

「那不會。凡是黑闇中還有人說話，有人的聲音，或活動東西的聲音，不論是哭是笑，我猜想這黑闇總不是永遠的。你聽吧，還不止是一個人，一個人決不能用兩種聲音談話。」

這個作姐姐的阿麗思小姐，就不想到自己原本也只是一個人，却也能分成兩人來說話，分辯，爭論，吵嘴以及生氣後的懣懣。

妹妹本來想駁一句話，又想到不聽這人勸誡還多口，便是廢話，所以就「不」廢話了。

另一個地方，又像遠，又像近，確是有人在談話的。話語很輕，又很明，不過阿麗思除了聽得出是兩個人在很親愛的談話（不如自己同自己那麼意見歧紛）外，別的一點也不明白了。作妹妹的阿麗思，是不想在這些事上找到什麼的人，所以如大阿麗思所命，去聽也只聽聽而已。

在這世界上，我們是知道有許多人自己能永遠啞口，把耳朵撞得多長，——如儼善先生差不多——專聽聽別人發揮過日子的。我們又能相信有些人是在自己房中偷聽隔壁人談話，也可以好好的把一個長長的白天混過的。作姐姐的阿麗思，則雖缺少這種興趣，但到底年長一點，明白在無聊中找出有意義一點的辦法，所以主張聽聽那在另一階處所聽談論。

聽着了。正因為聽着了聲音，小阿麗思就在姐姐先一句話上來

提起疑問。她以為談話的只是一個人，如自己一樣，雖然在精神上處處有相反的氣質。

大的阿麗思却不能相信這估計。她說，「這是估計的。」

「那我們到底是兩個阿麗思還是——？」

「這不能拿自己作譬喻。」

「凡事用自己來作譬喻，則事情就都有標準可找。」

「自己做的事別人不一定都是這樣的，就因為『他們』不是『我們』。」

「但是爲甚麼我們既這樣了却不許他們也這樣？」

「話不能這樣說！我只說『他們』不是『我們』，並不說我們這樣他們不這樣。」

「阿麗思，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我糊塗了。」不消說，小阿麗

思說到這樣話時節，是略略生了點氣的。一個人生氣也是不得已，她就并不是想時時刻刻生氣啊。

其實作姐姐的阿麗思，說來說去也就常常容易把自己說的話弄得糊糊塗塗的。她見到妹妹生了氣，就不能把這生氣理由找出。

「阿麗思，」那大姐說，「你又生氣了嗎？生氣是一件不好的事。一個人容易生氣就容易患頭風，咳嗽，生雞皮疙瘩，……唉，我這人，真是！我想起一個頂愛生氣的人來了。我們的姑媽。不，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五十歲的人，長年就都不過生一次氣，但是頭痛膏可是也長年不離太陽穴，這個事情古怪！」

小阿麗思說，「那有什麼古怪？頭痛膏并不是爲愛生氣的人預備的。」

說頭痛膏不是爲愛生氣的人預備的，這話當然是在攻擊「生氣不

是一件好事」而出。但要小阿麗思鏡日像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那麼貼上三張或四張頭痛膏，當然也不是歡喜的事了。并且她也並不「愛」生氣。說愛生氣不如說愛反抗大姐意見爲好。在反抗的不承認的神氣中，那大一點的阿麗思，便以爲妹子是生了大氣了。

大姐聽到小阿麗思說「頭痛膏並不是爲愛生氣的人預備」的話，就不再作聲了。她心想，「那麼爲誰預備的？（想起就笑。）說不定就是爲有了頭痛膏姑媽才頭痛——類乎有了醫院才有入住醫院，有了……」

那妹妹，無事可作，回到姐姐談話又總像很少意見一致，她默了一會，便自己輕輕唱歌來了。

她輕輕的唱着，像一隻在夢中唱歌的畫眉一樣。她並沒有見到夢中唱歌的畫眉，可是自己很相信，如果一隻畫眉懂得在夢中唱歌，則

這聲音總同自己的神氣相差不遠。

她用上回在灰鶴家中時對談的一個韻律，唱：

神，請你告我，我目下是在何方？

我得明白，去茯苓旅館的路究有多長。

你怪天氣，這樣黑幹嗎？

你黑暗者有耳朵可聽——

我阿麗思說你「手心該打。」

大的阿麗思，對這個歌不加以批評，也不能讚許。照例是黑暗這東西，就無「耳朵」的，自然也不會有「手心！」說該打不能使黑暗成光明，也如用別種說法不能使黑暗更黑暗一樣。

她的意思以為黑暗如是能夠答話，必定這樣說：

阿麗思，你別這樣：

對我詛咒原準不得什麼賬。

你仍然希望光明的來到，

有希望事情總還可靠。

小的阿麗思，既不見黑暗中有所聲，於是又唱：

你這樣黑，於你也不見益處，

凡是黑暗人人都很苦：

你若把光明放回，放回一線，

我回頭（同儼喜先生商量醉神還愿。）

如小阿麗思所希望，在她只說到「我回頭」時，果然有一線光明從黑暗深處出來了。

「光呀，光呀，你看我歡迎你呵！」

小阿麗思把手抱去，所抱到的又是黑暗。一線光先是在遠處一閃，隨

即就消失了，不見了。

這光的倏然來去給了作妹妹的阿麗思吃驚不小。

她自言自語說，「凡是好的總有兩回。」

大姐則以爲，「凡是好的只一回——有兩回也就算不得好的了。」豈止「以爲」而已？大阿麗思且居然說了。這使妹妹不很相信。

「難道你也見到了麼？」

大姐就笑說，「眼睛原是共有的。」

「這不久將有第二次的出現，我請你注意。這是——」她不好意思再說下去了，因爲她覺得，這是神的力，或者魔被詛罵後悔過所露的光明。

她等着。不如說她們等着。作姐姐的阿麗思，原先就是覺得除了儘耐心等光明來驅除黑暗，無第二個辦法的！

說是等，那就等於說是妹妹全同意於姐姐的主張了麼？又不。她們各有所等候，雖然所等候的只是一個光明。「光明終會來到，」是姐姐的意思。「要來的，但是在神的力量以外憑詛罵也可以幫助牠早來的，」這却是妹妹意思了。多不相同的兩種希望！

爲了這黑暗的排遣，與光明的來去，這姑娘，把自己作成兩人，吵了又要好，（要好的方法是爭吵到頂下不去時候其中一個就軟化下來，）到後終覺得這吵鬧爲無意思，吵鬧以後要好更可笑，就寧耐着寂寞，只讓一個阿麗思躺在暗中，度這不可知的長夜了。

這樣一來反而清靜了許多。因爲有了兩個她，則另一個她的行爲思想就時時刻刻犯駁，這居批評指摘地位的她，先又不露臉，總是到曉才未來說話。更難爲情的，是作那些蠢一點事與蠢一點的想頭，

在未作未想以前，那一個聰明的她却全無意見，也儼然不知是藏在何處。一到這事鬧糟，她却出來說話了。一個人常常被別一個批評指摘以至於嘲笑，總不是體面的事，雖然嘲笑的同被嘲笑的全是自己。但自己既然有兩個，幹嗎不為自己的行爲思想來捧捧場？別的人，爲希望出名起見，雇人請求人代爲吹噓也有，用很卑賤的顏色找入爲自己勸和也有，如今的阿麗思，却只曉得搗自己的亂當當倒孫不姪不分爲好了。

關於阿麗思自己，要她自己來作中間人，用無偏無黨的態度說話，她是只有對愚蠢一點的自己表示同情的。因爲聰明一點的自己，雖然是老成穩健，作事不錯，但她以爲這不負責任，過後又來說風涼話的脾氣，是近於所謂不可愛的一類人的。是的確，她愛那一個歡善作錯事的性格遠比那個處處像成年人的性格爲深，她是小孩子呀。

當結束這兩個她時，阿麗思是有話吩咐那個姊妹的。她像師長對學生那麼致下最後的訓詞。她說，我再不能讓您分成兩人了。這不成。天下事有兩個人在一處，總就是兩種主張與兩樣的夢——正是，說到夢，我很倦，天又恰是這麼黑，我應當睡了！我不能因一小小意見爭持到無從解決，這樣即到後終是有一個讓步，這對我總仍然是苦事。我明白，在我寂寞的時節，有兩個我是好玩一點，可是眼前我爲你們鬧得頭都昏了。我害怕這影響。我記得姑媽告我的腦充血和神經失調等等都是這樣頭昏，萬一我這頭腦爲你們倆吵成這類嚇人的病症，這個時候到甚麼地方能可以叫大夫？並且我長到如今，還不會同時做兩種夢，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也不會說過這事，我不能在今晚上破例！

於是那一對愛討論，研究，辯難，以及拌嘴的阿麗思姊妹，就被

打發永遠不回來。這一面得到安靜以後，我來告給讀者以阿麗思此時所在的地方。

這的確是一個中國人家裏。阿麗思，所住的地方，是這人家的房子裏靠東邊牆一個榆木寫字桌抽屜匣子。這匣子若是從上邊數下，則算居第一，從下邊數上，則算居第四；照歐洲例子，除了桌面可以算作屋頂花園，則這地方應當說是頂賤的屋頂了。不過照中國說法，這是頂受優待一個地方的。因為最下層住得是舊稿（即老客之謂。）第二層住得是家信，主人同鄉客人。第三層住信箋信封，信箋信封其實即可以說是欵差；（欵差還只住第三層！）別人把阿麗思很客氣的安置在最上一層，真不算對外國客人失禮了。

房子是普通公寓的樓房，并不大，橫不到一丈，縱不到一丈五尺。這當然不會使人誤會到是說阿麗思小姐現住的抽屜匣子。更不消

說比起阿麗思到中國來所住的茯苓旅館，爲小多了。這小小地方，是值得稍稍煩瑣敘述的，倒不是這房子中陳設。這裡除了一張榆木桌同兩張豆腐干式榆木無靠椅以外，只是一舖床，一盞燈，以及三堵半已呈灰色了的粉壁牆，同一個闔白長方形樓頂。縱說地板這東西，在某一地方，也可以成爲一種稀有的奢侈飾物，然而到這房中的地板，油漆常踐踏處既已剝落乾淨，接準處也全張了口，咽了滿口灰，使人見到覺很可厭了。應說的是這房子的臨時主人。

這房中住的是一個母親同一個女兒，母親年紀有五十二歲，女兒却還不到十五歲。老人是身材極小，有着那鄉下氣質精神康健的婦人，女兒大小則比阿麗思小姐樣子差不多（可是若是同阿麗思站在一塊時，照身個兒高矮調排，倒應喊阿麗思作大姐。）其實她比剛滿十二歲的阿麗思長兩個年頭，（按別一說法則是她多過了兩個好玩的

年。) 整十四歲半的她，比阿麗思家三姐還多半歲！

這作母親的老太太，手裏拿了一本書，在慢慢的看，把一顆良善的心放到書中人物身上去，儘微笑。書上的老太太，便是她自己，不過那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了。因為書上正說及這老太太無惡意的溫和微笑的把殺死的雞指點給小孩子看，小孩子則腴臍臍說這雞還剛才打過勝仗，正如眼前的事。如今那個把家中寵養的雞偷偷捉出去與別的人雞打架的頑劣孩子，却能用筆寫下這經驗印成一本書了。老人從書上想到其他，從從過去又回到眼前仍然覺得好笑！

女兒的名字，叫儀彬。儀彬這時正立在窗前，(我們的讀者，總不會如阿麗思小姐疑心這是黑夜！) 在窗前是就陽光讀她的初級法文讀本。法文讀不到五個生字，便又回頭喊一聲媽。照規矩，則從 signal 讀到 maille，或從 caille 讀到 ail，便在誦讀中加一「媽」字，雖

然是「媽」字與 *Mother* 音並不差多少，作母親的也能理解得出，就在看書以外隨口答應或嘆。那一邊，在喊媽以後，又可以隨興趣所至問一點什麼話，這一邊看書的便也應當接口過來，有時且在答復原有問話以外多說一點。問話可以隨便想到問，從往三殿看寶物到吃家鄉三月莓，答話可不能苟且。譬如有時節，所問的是想明白北京究竟有多少城門，母親却答得是城裏不及鄉裏好，像這樣把話移到作母親的人所看的一本書上故事去，那儀彬，就要笑母親了。且笑着說媽到老了來終會變成書獃子。書獃子，從這三個字上實可以使人想起一個故事，據說三姨爹就平素爲人這樣稱呼，穿得是破破爛爛的淺月白竹布衫子，鞋底前後跟都有了小洞，襪子又因爲有眼腳指便全是露頭出來歇涼，臉上也醜陋得像欠有五天不用手巾擦過那麼油油的，鼻子邊且（不是左邊便是右邊）懸有一根黃色大鼻涕，說話則愛用「也」字同

「之」字。這是母親說過的。請想想，若果自己母親也成了這種樣子，多麼好笑啊！

儀彬笑母該會變書獃子，母親是不分辯的。有時一面應付到愛嬌的女兒，一面仍然讀那手上的書。有時作母親的便把書放下，只要母親一放下書，儀彬就再也不能把 *francais* 念下了。像一隻鳥投到母親懷中，於是把臉燙母親的肩，固執的又頑皮的問母親到底是看書上那一段看得如此發迷，且繼續把母親答錯誤的一句話用老人家的口吻，複述出來給母親聽，以及作尖聲的笑。母親在這種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話來的。這一幕戲的結束，是儀彬頭上蓬着的一頭烏青短髮，得又來麻煩母親用小梳子同手為整理平安，因為只要一攏母親身邊，跳宕不羈以及聳肩搖頭的笑，髮就非散亂不可，這在有母母親的儀彬的性格上已成了習慣，也如同老人的手有這樣女兒在身

邊，理髮也成了一種近乎需要的習慣了。

北京的天氣，到了六月則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白晝，爲了這個原故，在這二月的時節，雖然是二月，白天日子也就漸漸覺到長了。長長的白日（正是藏在抽屜匣子之中的阿麗思小姐疑心的長長的黑夜，）儀彬同到她媽就是如所說的那麼將她消磨盡的。母親有時却是睡，在看書倦了以後。儀彬則因日子不同，或上午，或下午，到另一個房間裏去，從一個身體宏大的大學法文系四年級學生念兩點鐘法文，以及從另一個人聽一個或半個故事。你們中，也總有人聽過半個故事的事實吧。這是說，你常常要逼到你的哥說一兩個故事聽，不說又不成，於是你那個哥哥只好隨意捏造，凡屬隨意捏造的故事，總大多數只能把起首說得很動聽，到後却是無結果，再不就憑空來一個什麼大蟲之類，到後爲方便起見，這大蟲每每又變成一隻驢子或一隻有花

脚的小豬。儀彬却正是那麼從那個二哥處聽一個或半個故事的。故事
中還有小半個的說法，不過不懂這事的，橫順說來總不懂，懂到的就
不必怎樣解釋也清白，總之真有那麼會事就是了。

儀彬還有一個二哥，同在這兒作客，如茯苓旅館中有了雛喜先生
又還有阿麗思小姐，這不算巧事。這樣的說關於阿麗思怎樣就在這
里抽屜匣子打住的事，要明白也容易之至了。凡是說話說得太明顯，
都無味，但我不妨再明白的說，告讀本書的人一句話：阿麗思小姐之
來到中國，便全是儀彬的二哥！再有人要問怎麼就靠儀彬的二哥，那
他便是僕，只合讓他規規矩矩坐到歡迎八哥博士的會場中，去儘八哥
博士或「中國思想界權威」諷刺嘲弄，若是生來又肥，他就真好拜那
匹能夠流油點子眼淚的鴨姆姆作乾媽了。

在另一房子中的儀彬的二哥，是瘦個兒中等身材的人，是大學生

樣子，是一個正式入伍當過本地常備兵四年的退伍兵士。這當兵士的人，到如今，可以看得出来是受過很好軍士訓練的地方，是雖然臉色蒼白與瘦弱，但精神却很好，腰筆直，腿也筆直，走路還保留着軍人風味，性格是沈靜，像有所憂鬱，除了聽到母親說笑以及學故事逗引小妹放賴到母親哥哥面前時，很少隨便說話習慣的。過去的經驗與眼前的生活，將這年青人苦惱着，就如同母親妹子說笑當兒，在笑後心中也像有一種東西咬到他的心，雖然這情形，他是總能用一個小孩子的笑法，把牠好好掩藏起來，不令作母親的知道。此外，明白這個人是有了二十五六歲年齡，還不會有妻，這是有用處的。

這男子，因了一種很奇怪的命運，拿三十一塊錢與一個能挨餓耐寒的結實身子，便從軍隊中逃出，到這大都會上把未來生活找定了。一個從十三歲起，在中國南部一個小地方，作了兩年半的補充兵，三

年的正兵，一年零七個月的正目，一年的上士，一年又三月的書記，那麼不精彩的一頁履歷的鄉下青年，朦朦矓矓的跑到充滿了學問與勢利的北京城，用着花子的精神，混過了每一個過去的日子，四年中終於從文學上找到了生活目標，且建設了難於計量的人類之友誼與同情，這真近於意外的事了。

當這邊，儀彬的二哥，在一種常常自己也奇怪的生活情形中，漸漸熟習時，在鄉下的母親，恰要儀彬作母親的口氣，寫信給二哥。信上說，幾年來，回到故鄉的父親，官職似乎一天比一天大，租地方也就一天比一天窮。又說在前數年本地人拿了刀刀槍槍到各鄰近縣分保境息民，找來的錢，已輸到了爲川軍黔軍抗了刀刀槍槍到縣中來借糧借餉的磕去。又說爹爹人漸老，媽是同樣的寂寞，所以乘到送小妹讀書之便，倒以爲來北京看着紅牆綠瓦爲非常適宜。又說三哥則在

鄉中只是一個有五百初級軍官學校入伍生的隊長，一遇戰爭也得離本地，所以同樣贊成母親與妹的北行。結尾則謂所欲明白者，是二哥願不願，同到能力怎樣。回信當然說很好。他決心把自己一隻右手爲工具，希望使三個人好好活下來。一個是去日苦短的媽，一個是來日方長的小妹，爲了這兩人的幸福，他不問能力怎樣，且決心在比較不容易支持的北京住下了。

作二哥的人，心所想到的，只是怎樣能使這老人爲一種最近之將來好希望而愉快。他明白幼妹的幸福卽老人的幸福。他想他的幼妹應不至於再像他那樣失學，他以爲應當使她在母親所見到的年齡下，把一個人應有的一切學問得到。他期望幼妹的長成，能幫同彼使這老年人對她自己的晚景過得很滿意。他自己，是因了一種心臟上病鼻子常常流血，常常有在某一不可知的情形下，便會忽然死去的陰影遮到心

上，故更覺得把所有未盡的心力，用在幼妹未來生活上幸福儲蓄爲必要的一件事。他預許了這幼妹以將來讀書的一切費用，且自己也就常常爲幼妹能到法國去將法文學成，至於能譯其二哥小說爲極佳的法文一希望樂觀而忘了眼前生活的可憐，與無女人愛戀的苦惱了。

病着了，是他常有的。照一個貴族的生活情形看來，那便是很可嚇人的一種病了。症候是只要身體稍稍過度勞動，鼻的血，便不能不向外流，流血以後別人樣子全變更。然而想到只要一倒下，則一家人這可愛的一天，將因此完事，雖然倦，仍就不能不起床了。在病中他曾設法掩飾他的因病而來的身體憔悴與精神疲憊處，一面勉強與母親說歡喜話，一面且得在自己房中來用腦思索這三人生活所資的一個紙上悲劇喜劇人物的行動。把紙上的脚色，生活頂精彩處記下，同時又得記下那些無關大詣的，尾尾瑣瑣的，通俗引爲多趣的情節，到後

則慢慢把這腳色從實生活中引入煩悶網裏去，把實生活以外的傳奇或浪漫的機會給了這人，於是終於這角色就自殺——自殺，多合時代的一個增人興味的名詞！說一個女子爲戀愛追求而自殺，或說一個男子爲愛人無從而自殺，只要說得怪，說得能適合最淺最淺的一種青年人的生流觀與夢，那正是如何容易風行容易馳名的一種東西！雖然他還不會聽到一個女子眞需要愛情，自己也從不會在極痛苦時想到眞去自殺，（她一面實際便又常常覺得是縱痛苦也只是在一種微笑裏見到其深，初初非血呀淚呀的叫與死便是人生的悲劇極致，）然而自殺這件事，用到一般的趣味上，真是極重要的一件事了。——若果這紙上角色終於自殺成功，則作者在物質上便獲了救了。「可是，這是辦不到的一件事，」他給一個朋友的信說，「因爲我不能憑空使我書中人物有血有淚，所以結果是多與時代精神不相合，銷路也就壞得很，市

僧們願意利用這個精神上拉車的馬也不能夠把生意談好，真窘人呢。爲了家人的幸福，是不是應勉強來適合這現代血淚主義？仍然不能夠。不能迎合這一股狂風，去作所不能作的事，於是只好把金錢女人慾望放下，來勞着方作舉世所不注意的文章了。幸好是也仍然有那違反現代誇大狂的據說該死的讀者與收稿者，故我只希望把我的預定生活支持下去」。這是實在的，他只能這樣作，這近於愚人的漢子啊！

把阿麗思小姐留着，在一個抽屜匣子中住下，便是這箇愚人意見的，他本來讓她可以轉到茯苓旅館去，同到雛喜先生每日赴會，橫順是獸在中國南部的客，每天都有半打機會去看別人開會，每一天又至少可以去到一個地方看中國大文學家演講或談話三次，（中國名人在上海一隅原就是這樣多的，）每一天還可以從新碰到一件意外事，（譬

如聽一個大人物談一種主義，這主義便因天時陰晴而有不同。但儀彬的二哥，却很無理由的把阿麗思小姐留下了。他在心裏想，使阿麗思到中國來，所看到的若只是聽茯苓旅館的二牛聽差學故事，同儼喜先生一出門又得爲一個中國窮人請求如英國紳士與日本英雄那麼幫忙把他殺死，以及到一個會場上去聽諸鳥吵嘴，那真太不精彩了。儼喜先生是上了年紀的人，是那麼歇下或者很合意，可是阿麗思小姐總不相宜！

使阿麗思來到中國，所見的不過是這些，實非儀彬的二哥所有原本本意的。從歐洲到中國來，多遠的一條路！把這小姑娘請來，要看又無甚麼可看，他真像抱歉得很。他又不能就儘儼喜先生這麼在茯苓旅館歇下，將阿麗思一人打發回國的。他又不能儘阿麗思去看打仗那種熱鬧事。

經過很久的打量，在他的稿本上他這樣寫下；——

我親愛的小姑娘，你要明白我中國，這正如每一個來到中國的大人小孩一樣，我很懂的。可是我很慚愧得是在這個時節，雖說正是中國頂熱鬧的時節，不拘在甚麼地方每天都可以聽炮响，（往日除了過年都不會有這種情形的，）不拘在甚麼地方你可以每天見到殺一百人或五十人的事以及關於各樣殺人的消息，不拘在甚麼地方你可以見到中國的文化特色，即到中國據說已經革命成功的地方，你也很容易找到磕頭作揖種種好習慣例子，但這個若不說是「不合算」，便應當說這是「不必」。你要瞭解這樣的中國，你先把你自己國中的文字學好，再不然如儀彬那麼把法文學好，再去看看讎喜先生朋友哈卜君那本中國旅行指南，（我敢包這樣一本書在不久將譯成法文德文拉丁文以及其他許多外國文字

的，)你看一遍那本好書，你對中國就一切瞭然了。看這書一遍，抵得住中國一年，這是你應當相信的。雖然再革命十年，打十年的仗，換三打國務總理，換十五打軍人首領，換一百次頂時髦的政治主義，換一萬次頂好的口號，中國還是往日那個中國。中國情形之永久不會與哈卜君所說兩樣，也像是你身上那兩種性格永遠不會一樣，不是你可以變。你既然承認你長是兩種性格，你就得相信中國情形不能在十年二十年就今昔不同。你以為中國凡是進步一點的地方，就要變，不再有求神保佑的作官人，不再有被隨意殺頭的學生，不再有把奴隸論斤轉賣的行市，不再有類乎賭博的戰爭，不再有蒼蠅同臭虫，中國人聽到你說這個，他要生氣的。你這麼說他會感到一種難堪的侮辱。你得麻煩他為你念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佛學為精神」的格言。遇到是軍人，

他不高興你，也可以說你是共產黨，只要說你是，你就已經同神聖的法律與某種聖教相違，該捉去殺或槍斃了。中國人，他們自己都常常承認能盡一分責任來保留中國一切文化，作官的遇到想打仗時，也多數用得是不守紀綱一類話來責罵對手，以便與師動衆師出有名。在小事情上，譬如說「小費」，在新的各樣衙門中，（衙門是讓一些無職業的讀過書或不讀過書的人，坐在裏面吸烟喝茶談閒天消遣的一種地方，北京南京頂多，上海則還有外國閒漢子。）便是去不掉的。那當差的人就都明白如何來把這規矩保留下來，好好賺那一筆非分的財喜。其他大事全關於少數大人老爺的幸福，當然不能隨便改動了！……

儀彬二哥，寫到這裏便不再接下去，因此阿麗思就到儀彬房中的抽屜匣子住身了。

第四章

生着氣的她却聽了許多使心裏舒暢的話

當阿麗思還是兩個阿麗思，那大姐勸作妹子的聽聽另一個地方的談話時，儀彬姑娘同她母親討論到的，正是安置在第四樓的阿麗思，可惜得是其中之一的阿麗思不願聽這隔壁話，不然可真好。

阿麗思身邊既不會帶有夜明表，又不能問誰，所以睡是睡着了，醒醒來仍然是不明白所在地方以外還不明白究竟是甚麼時間。若她是中國小孩，她便應當學會哭喊，好使其他人知道她在此受難。若是中國那麼大的女孩，她不單會哭會喊，總還能在默默中與各樣鬼神，辦交涉許下一些不能了的願心，誑神帮忙顯靈救她的。凡是中國的小孩

子，字即或不認識一個，鬼神的名字却至少記得到一百，他且能記清楚有些鬼神的小名渾名，阿麗思可沒有這樣能幹。

阿麗思，睡到不久就醒了，醒時儀彬的母親恰好睡中覺，儀彬姑娘正無聊無賴的把那一本法文課本還未曾讀過的生字翻着。她是才從二哥房中的打轉兒的，二哥告她可以想法子把阿麗思引到甚麼地方去寫好，她想不出方法。

幸好是這時的阿麗思只是一個人，不然聽到儀彬姑娘的自言自語，爲了說這話是兩人與一人的爭辯，也許又鬧得負氣各不相下，無從來聽儀彬的話了！

儀彬姑娘像明知阿麗思已經睡醒，張了耳朵在聽了，就很客氣的柔聲說道：

「阿麗思，方纔一會兒，我二哥還同我說，教我引你到一個地方

玩去呢。這北京地方我又極生疏，來此還不到三個月，我想不出有趣的事。他曾同我說，你若高興，本可以雇一個車子，要車夫拉你滿城跑，你就可以喫一肚沙子回家。你坐在車上若嫌車子夫走得太慢，你就告車夫，說我多把你錢，到後他就會不顧命爲你跑，有時追得上電車，這不是頂無意思的！一個人聽到說多把錢就不問死活向前跑。這錢至多還不到兩毛，不幸真累死了你還一個大不花，也不會有警察上前來同你打官司，要你抵命，你想這不是一件奇事嗎？你又何以到……（但他說），很對不起你，因爲你已經玩過一陣，懂到打仗，懂到做生意，懂到賭咒與請客，且見到比我所見的時間還多了，看不出你對這些玩意兒感生怎樣的興味。」

於是阿麗思就心想，那我回去倒好了。

這意思儀彬也體會得到，她就仍然柔聲的說：

「我以為不必忙。來此是很難，多遠的一條路！」

儀彬把話說了又稍稍停止，像照與客人對答的規矩，讓阿麗思說話。阿麗思以為不作聲則將為人疑心是不好意思，就說：真是呢，

「真是呢」，這句話，阿麗思以為那個陪她說話的儀彬會聽到了，也就照規矩停下來讓儀彬姑娘第二次發言。

她們如此各以為對手很明瞭的神氣，各自說了一大堆話，她們都很滿意這晤談。她們又互相稱呼為親愛的好友，且各在意想中期望這友誼能持久不變。她們又互相告訴自己的家庭一切瑣事於好友，使好友稱讚羨慕，自己則在一種謙虛中接納了這愉快。儀彬姑娘告給了阿麗思自己是有一個母親，一個父親，以及一個會用油墨塗畫的大哥，一個會作文章的二哥，一個作管帶的三哥，阿麗思則告給儀彬她家有幾姊妹，以及那個格格佛依絲太太姑媽之為人。儀彬姑娘心以為自己

第二個意見便是阿麗思意見，阿麗思則以爲至少自己說的話總能使儀彬姑娘聽懂，她們在論到家中人以外又論到此外許多事，各人都全無倦殆意思。其實則儀彬姑娘覺得阿麗思決不會有耳朵可聽，阿麗思又却不疑心自己所說的話都不是有耳朵的儀彬姑娘所不會聽到。

在互存好意的一種生活中，則卽或隔膜到非言語可達，我們相信仍然是能夠得到滿意友誼的。所謂兩方瞭解，也多半是在這種誤解中才能使自己承認。所以把一件友誼，或一樁愛情，放在誤解中得到很好的成績，並不是怪事。若在談話中各人先有了固執一定的成見，那麼儀彬姑娘同阿麗思小姐早不能在一塊各抒心懷了。

儀彬姑娘問阿麗思的話，全是她自己來替阿麗思作答的。有些自然是很合於阿麗思意見，不必阿麗思來疑心這是儀彬姑娘把話聽左。但到一些類乎爲兩個阿麗思所爭執的事情時，儀彬姑娘心中便也有了

個阿麗思意見，因此就不免稍稍有使那睡在抽屜匣子裏阿麗思非作聲不可的機會了。可是任阿麗思如何說，却無從使儀彬姑娘糾正自己的錯誤，這個使阿麗思心中也苦。一種人說話，另一種人永遠聽不懂，這是常有的。或者懂，她仍然不理會，這更是日頭底下的舊事。阿麗思於此，便沒有法子，遇到這樣事她就抖氣不說了。不過她仍然要說，我就照你那樣意見，看你有甚麼新鮮話可講。

儀彬姑娘正是有許多新鮮話要講給阿麗思小姐聽的。我們很知道，有類人，在平常，耳朵是很好，可是一遇到人不高興，起了氣，耳朵也就變了另外一雙耳朵，聽話時每每把意思聽到與原意相反。但阿麗思可不是這樣人。雖然生了氣，仍能詳細的聽，也許這正是儀彬姑娘爲阿麗思設想的「並無耳朵，」所以才能如此吧。

儀彬姑娘告給了阿麗思小姐以她鄉下的一切好玩兒事情，致令忘

記了代替阿麗思問自身到底所住的是甚麼地方。實則阿麗思最先却欲明白這事，她仍然不會想到她是在抽屜匣子！

儀彬姑娘記到二哥的話，爲阿麗思設想，她勸阿麗思到鄉下去玩。她深怕阿麗思不願意的，神氣很溫和，軟軟款款的講她鄉下的許多好處給阿麗思聽。

「我告你」，她像同自己表妹說話的一樣，說，「我想頂好倒是要我哥引你到我們鄉下去玩，那里的一切不是你想要的。那里走路就與北京城不同。我不能明白你們國裏處置小孩子是用如何方法，但我非常清楚我們地方的風俗不與其他相同。你一到那里去，包你高興。」

在這時，阿麗思本來就答應說「去」的了，可是儀彬姑娘却猜想阿麗思總不能決心就答應，故又勸誘阿麗思。

她更軟款的說道：「你去吧，阿麗思。你再不必遲疑了。那是一個怪地方。我生長到那里也總以爲怪的。除了我二哥，要別一個中國人帶你到那地方去，那是辦不到的事，因爲誰都不識路。別人只能帶你到別一地方，卽或是說「我帶你，爲你引路，」到後他自己也會迷路。除了我二哥，這件事誰也不能作了。你只相信我的話，跟我二哥走，到你不願意，或者望望家中姊姊妹妹時節，就送你回家。你玩過這一次以後，到後遇到同你那位格格佛依絲姑媽談天學古，你會使這個老太太歡喜到流淚！她老人家的眼睛，自然不會流出滴到大襟子上便成油點子的濃醞醞的淚，但那麼的好人的眼中，居然要流淚——我敢包，我知道這個好人的脾氣——你只說究竟是難得不難得？」

無可不可的阿麗思，就又答應說是「去」。但儀彬姑娘則還以爲這不到使阿麗思答應的理由，又另外重新起頭說一件故鄉事情。

「在那一本中國旅行指南上，曾說到中國人如何歡喜吃辣子，你還不會親眼見過，哈卜君也是這樣。你跟我二哥到那兒去，那你就可見到無數大人小孩，大的比你姑媽還大，小的比你還小，他們成天用生辣椒作菜送飯吃。或者將辣椒用柴灰一燒蘸了鹽，就當成點心吃。這些人口中，并不是用錫箔或銅包的同我們一樣，也是肉，也是牙板骨，也是能夠活動的舌條，但牠們全不怕辣。牠們同辣子親洽，如藥房中乳鉢同各式各樣苦味藥粉親洽一樣，全是不在乎的氣概。」

阿麗思忙搶着說，那我就去就去！儀彬姑娘也以爲應是可以漸漸打動阿麗思遠遊的心了，可是又想到另外自己念來也很有趣的事，故并不即止。

她又說：「還有多奇怪的風俗！你不是到中國來正想看這些希奇

古怪的東西麼？我們那地方，那些野蠻的風俗的遺留，你阿麗思小姐看了，會比讀十二次英國紳士穿大禮服吃燒烤印度人記還動人。我這樣猜想，在你們那個地方，大致已經不再會遇見吉訶德先生那樣人了，去我的鄉裏那類人纔真多！那種英雄——若是我一樣敬愛這樣英雄，你可以隨意作他們的朋友，我打賭說這樣事在他却非常榮幸！他們對小孩子與老人的有禮貌處，就較之中國任何一種紳士還多。他們是賊，是流氓，但却是非常可愛可敬的。他們憑了一個硬朗的頭與一雙控緊時吱吱作响的拳頭，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取得許多錢，又將錢用到喝酒賭博事上去——你還應當知道的是喝酒從不賒賬，賭博又不撒賴，這是只有這類人纔辦得到的一樣事！」

她又說，「你可以看中國人審案打板子。打板子并不是好看的事。不過你一到那里，就會常常有機會看那種打官司可輪理了的鄉下

人。他們的罪過只是他們有錢，這是與大都市稍稍不同的。他們身上穿得是粗藍青布或白麻布的上衣，褲子也多用同樣顏色。他們爲了作錯了一件小事，就常常有縣長處派來一個兩個差人把他揪進衙門去，到了衙門縣長便坐堂，值堂的公差喝帶上人來，那鄉下人就揪到堂前跪下了。縣長於是帶怒的說道，幹嗎你不服王法？不拘答應的是怎樣周全，喊聲打，就得由兩個公差服侍爬伏在地下，用使得溜光的長南竹板子在大腿上打一百或二百，隨即就由那原先兩個公差帶他到一家棉花舖或油鹽舖去找舖保認罰。認罰，就是用錢贖罪。我說好看就是這些事。他們的罰款有的是用有方眼的小銅錢，這小銅錢在大都會上早已早絕跡，而且居然有外國人已經把牠當成了中國古董了。你看他們用十個二十個苗大漢子，從鄉下挑罰款進城，實則這罰款數目還很難到五個金鏹的價值。這事情拿去向你姑媽說及時，那老人家還怕不

能相信，然而你只要住到那地方，便可以每天見到！」

阿麗思，很着急。她願意去的。這樣地方有甚麼理由能說不願呢。只是希望她去的儀彬姑娘，則總以爲阿麗思小姐願是願意去了，只是應當更多使阿麗思在未到其故鄉以前，那一邊情形，從她可以多知道一點；因此仍然把話一直談下去，到她母親醒時爲止。她還說到小學校，說到警察，以及私塾中的白鬍子老師，用旱煙管與檣木戒方一類硬朗物件敲打很愚蠢的學生後腦殼，因此學生把所點的四書五經便背得隨口成誦的教育方法；阿麗思小姐，聽這話聽得發迷。她只一閉眼，儼然便已拿了一本女兒經，在一個黃牙齒壽星頭老師面前，身子搖着擺着的背書了。

那醒來的儀彬的母親，說，「我的乖，我迷迷胡胡像聽到你同你二哥哥說話呢。」

「二哥這會兒出去多久了。」

「那你同誰說話說得如此親密。」

「媽你猜。」

作母親的眞像是在猜想了，便在抽屜匣子的阿麗思好笑。我們把自己躲在暗處，讓姑媽或者近於姑媽那麼老的一個好人，閉了眼睛的瞎猜瞎估，不是頂有趣味的事麼？她只担心這笑聲會爲那老太太知道。她心想，爲了儘這個老太太多猜一些新鮮話，她得攪了自己的口，不聲不息，同儀彬姑娘合夥兒來作弄這個人。（她自己以爲是合夥兒的，一點不見外！）

那母親平素就明白儀彬愛自言自語，同一枝鉛筆可以談一點鐘，同一本書又可以商量到天氣冷暖的事，此外還能夠同不拘一件小具用講十個八個笑話，這些全成了不見戲的習慣。於是就從筆尖猜起，

到掛在牆上那一個羚羊角爲止，順到儀彬意思猜去。母親的奇姦話語逗得儀彬姑娘同阿麗思小姐全笑個不止。老人家是并不吝惜這發笑機會與女兒們的。阿麗思却奇怪這老太太比起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來還有趣味。

「媽，今天的事不是你所猜得到的了，全不對！」

那母親就自認胡塗，說老年人當然想不到許多。

儀彬說，「想是想到許多，但并不是。媽，我可以告你。」她之所謂「告」，是用一小手指向桌子點。

「我猜過了是桌子。」

「但是，媽，看這個！」她爲讓母親明白是桌子一部分的一個抽屜匣子，就再用那個滿手指戳那抽屜。

母親說：「難道是同抽屜談昨天放梨子謝謝牠的話嗎？」

「梨子的事？不是！」儀彬正因為誰把地方指點了給母親看，母親還不能明白是甚麼意思，所以就縱聲的笑了。她的笑，賴在母親身邊去，用媽的身把自己頭髮柔亂，這情形，先曾談及了，至少須三分鐘才能完事，所以我們可以在這三分鐘說說阿麗思。

阿麗思，在先本來就奇怪鼻子嗅得出菓子味道，既不期望是住在別人一個抽屜匣子裏，當然也就不至於疑心到這匣子是在頭一天放過梨子的事了。她聽到那位母親同儀彬姑娘談笑，就以爲這笑話是她也有身，所以倒并不自外，遇到樂也爽快的樂。儀彬對答母親的意思又多數是阿麗思的意思，所以她還以爲儀彬姑娘是凡事徵詢她同意以後才如此辦。她稍稍不能滿意儀彬姑娘的，祇是希望見一面這老太太，儀彬姑娘可不這麼辦。她又希望見見儀彬姑娘，也不能夠做到。但是，她仍然在即刻就原諒了，就因爲身周圍是這樣黑，儀彬姑娘同到

她母親願意憐阿麗思晤面，她心想，她也不會看明白這兩姑娘兒模樣！

到後她聽到談及抽屜，她才明白自己是在抽屜匣子住身。可是阿麗思所遇到的事，全不能使她驚訝了，明白了自己是住在抽屜匣子時，她倒放心不是如所猜詳的地球下陷，也不是如所猜詳的是在地窖子裏——請想想，既不是地窖子，當然不必再去担心受潮濕發腳氣病一類事了！

阿麗思從自己的境遇上設想，以爲這時節儂喜先生，也必定是住在另一個抽屜裏，聽另一母女說笑。「一隻兔子不住在籠裏，也不在地樓板下挖洞，倒規規矩矩來睡在別人一個抽屜匣子中，聽一個小姑娘談話，又聽那小姑娘同她母親談話，真奇事！」阿麗思，自己的事自己不奇怪的，她爲儂喜先生設想，却以爲奇怪得很，這正如許多人一樣，理由是不容易說出！

想過三分鐘的阿麗思小姐，還是想下去，但儀彬姑娘可不能儘願麗思想得再久，却同母親說起話來了。說了話就可以說是要阿麗思聽，是阿麗思覺得如此的。

儀彬姑娘說：「媽，我告了阿麗思許多我們鄉下的情形，要二哥好領她去鄉下玩。二哥說把她引到什麼好地方去，要我想法子。到我們鄉下不是一件有趣味的旅行麼？」

於是那阿麗思又聽到那母親說這個意見很對。

儀彬姑娘接着又把會同阿麗思商最過的話來同母親談，那母親就問：

「是不是願意了？」

「願是願意了，我只恐怕我說的好處還不是她歡喜的哪。」

「那你還忘記了說，」這作母親的聲音，「喔，阿麗思，你也應

見一見我那地方的苗子，因為他們是中國的老地主。如同美國的紅番是美國老地主一樣。凡是到美國去的人，總找機會去接近紅番，見了紅番才算遊美國，——你拿這話可以去問讎喜先生吧。——我告你的。應到中國旅行的人，不與苗人往來也不算數。我們那小地方，說來頂抱歉，苗產少得很。但你到了那里，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喝苗人進貢的茶，吃有甜味的莓，有酸味的羊奶子，以及微帶苦味的筱粲。你可以到見苗子，摩他玩他全不妨事，他并不咬人。你還能夠見到苗中之王，苗王在苗人中，也如英日等國皇帝在全英日人中，一樣得到無上敬視的。雖野蠻民族不比高尚的白種黃種人講究赦性的保留，可是這樞事就很有趣，有了這個也才能分出野蠻民族之所以為野蠻民族。一個野蠻民族的苗中之王，對他臣民却找不出像英日皇帝的驕傲與自大，更不能如昔日中國皇帝那麼奢侈浪費。他的省儉同他的和氣，雖

說是野蠻，有時我以為同這些野蠻人接近五個月，還比同一個紳士在一張餐桌上吃一頓飯為受用的！你見到苗中之王與苗子的謙虛直率，待人全無詭詐，你才懂到這謙虛直率在各個不同的民族中交誼的需要。阿麗思，還有例。還有他那種神奇，那種美！

阿麗思會分辯，喊那個作母親的作伯媽，作嬸嬸，說她是滿希望就去見見苗中之王，只要是有入引導不怕耽擱他事情的話。自底她願便又說到也應當使在另一個地方的雛喜先生，又不至於老等發急。

恰如其意念的是儀彬姑娘同到那作母親的也記起了睡在茯苓旅館五十一號房的雛喜先生。她們於是就來商量處置這良善的兔子的事。

「媽，是這樣，要二哥請阿麗思小姐到我們鄉下去，那個雛喜先生怎麼辦？」

「讓她睡，橫順到中國來的，一久了，就都會把脾氣改成中國

式，睡久一點不會生病。」

「但是一匹兔子睡久了我不敢包牠不生病！」儀彬姑娘這意見是與阿麗思一致的。

那母親，像看得出這是「多數」，就承認這久睡將病的事實，說，「那要你二哥安置儼喜先生到一個公園茶座上去也好，因為那地方照例有不少紳士成天的到那里去閒宕，別人決不會獨笑儼喜先生。」

「這很好，」儀彬姑娘說。「讓我回頭同二哥去說，看他的意見吧。」

阿麗思又同了儀彬姑娘的意見。她覺得，在既然無從要儼喜先生作伴去那有苗子地方玩的希望以外，能把儼喜先生安置到一個熱鬧地方去，莫使他寂寞，自然是頂好一件事了。

在儼喜先生，還不會成天坐在公園一個茶座前喝那苦味的龍井

茶，一旁喝茶一旁又輪眼去覷遠近女人的中國紳士高雅生活以前，阿麗思，儀彬，以及儀彬的母親，誰也不能想像這種情形下的雛喜先生是怎麼一副神氣！

第五章

談預備

凡事在先得預備，這是阿麗思小姐明白的。當她同龔喜先生通信，說是應預備得很好往中國時，她雖不會想出怎樣準備事情，但她至少總準備「動身」了。龔喜先生到鑾轎街訪哈卜君，問他朋友一切到中國時的辦法，自己又改定名字，又學會吃苦味的茶，又懂到了上中國口岸後的問路入店方法，全是在先預備的！

阿麗思又知道許多人，為吃飯才預備一張口，好像飯桶飯鍋一樣，爲裝飯才有的。在這世界上，某類人，還有爲預備陞官發財來讀書的。那茯苓旅館照料阿麗思小姐茶水的二牛聽差，還告阿麗思，中國

女人爲了預備作太太她就嫁一個有錢的人，中國男人爲了預備讓作官的殺頭所以頸子就長長的，且天生的比身體其他一部分脆。雖說中國事情要中國人說來也不容易明白，阿麗思不懂解處自然更多，不過「預備」當然是一件不可少的事了。

讓儀彬姑娘的二哥，把阿麗思引到他鄉下去，應如何預備，阿麗思可不負責。她不能明白這個，比不能明白明天的天氣一樣。她雖可以猜，用她已得的經驗，想到如像心中不高興，想找一點岔子，就預備到街上打一個轉，回頭便走到本國公使館去告公使，說，在大街上爲一個路人唾了一口黃痰，（唾黃痰是中國人全體的習慣，這個你國的公使無有不信，）一個抗議送到中國的外交部，那些很有禮貌的中國官，就立時會派一個僉事或祕書來向你道歉，這事日本人就作過了。還有預備於夜間睡得安靜，不讓其他聲音驚吵你的好夢——比如

說汽車喇叭吧——你就派聽差喊一個本街地段巡捕來，嚴厲的命令說：「我白天到你們中國衙門辦公，夜間也應當休息，以後凡是夜靜有汽車過街，在本公館附近，不準他接喇叭驚吵！」那巡捕於是便連說洋大人吩咐的話無不遵命照辦。雖說遵命照辦，以後仍然有咯咯或嗚嗚的聲音，吵鬧着，那就又去見你本國公使，告給這個事，不久那衙門頭便可以見到警察總監一塊木牌，牌上說「此間洋人所在，凡有深夜駕車過此，不拘軍民，皆不得接鳴喇叭，違則拘懲」字樣，不消說又是公使的抗議的好結果了，這例子則英美全有。

她還想到……

不過我們仍然讓阿麗思睡在抽屜匣子，來聽聽儀彬姑娘所能代為想到的應預備的諸事吧。

此事的發生，在阿麗思只是另外一覺醒來的一個時節，在儀彬姑

娘却是在想到要阿麗思隨她二哥到自己鄉下去玩的第二天。她因為會把這個意見同她二哥談到了，二哥說就是這麼辦也好。二哥答應了這事下來，仍然要儀彬來代阿麗思預備從北京過天津，天津到蕪湖，蕪湖……直入縣城的東門為止的一切事。

那個二哥這樣說：「九妹子，你試試去想這一次旅行的所需要的事情以及受苦情形吧。爲了莫使阿麗思小姐到中國海船上去見中國那骯髒情形生病，頂好莫坐船可以到我們縣裏。」

「但應當儘阿麗思小姐坐一坐內河的民船，因爲我就歡喜這個。」
「中國小女孩歡喜的恐不一定是外國小姐歡喜的。」

儀彬就再來用自己意見，反將她二哥，她說除了愛哭是中國大小女孩獨有的嗜好外其他事阿麗思當然會與她表同情了。經過三哥的承認，儀彬姑娘就爲阿麗思坐三十一天或二十二天的六百里路民船打算

一切。她并不私心自用，就是明明知道阿麗思對這次旅行是全然外行；但她要阿麗思預備的，還是軟聲軟氣的來與阿麗思商量啊。

儀彬姑娘同阿麗思商量坐民船的事，他第一聲喊叫阿麗思時，阿麗思便正想到那到中國的外國人預備差派中國官作的一切有禮貌的受用的事。

儀彬姑娘說，「阿麗思，醒來了麼？又是一天了。」

裏在黑暗中過日子的人，相信「又是一天」或「又是兩天」的話，恐怕很難罷。可是阿麗思是見過太陽與月，又見過掛鐘的針移動，又見過冬天的風與春天的花；她相信日子是在走，走去的日子使永遠走去。新的日子的堆積，便是生命耗費證據；於是也憬然這舊的三天飄然而去新的一天倏然而來的莊嚴。她就回答坐在桌邊離她似乎很近的儀彬姑娘。她略略帶着憂愁的調子，說：「好姑娘，好姐

姐，感謝您給我的消息，使我明白這是一個應當雙手張開歡迎的新的
一天。」

儀彬姑娘說到業已問過二哥的話，阿麗思又用很感激的音調作答，說，「好姐姐我倒願意有這樣一個哥哥，把你歡迎到歐洲去！」

儀彬姑娘到後說到她二哥，要她爲阿麗思打算一下乘坐五百六百里路以及一個月左右時間的船上生活，所以來同阿麗思討論，阿麗思就學着儀彬姑娘的軟款語氣，一面致謝，一面表示這是一個意外的頂可欣喜的願望。

她們的談話，仍然是一面以爲「不會有意見」一面以爲「不會無耳朵」那麼談着的，這種談話居然能繼續下去，直到最後，還互相說再見晚安，當然是很普通的并不出奇，因爲許多許多人在另一時就已經那麼作了。

·如今且來看哈卜君那一本中國旅行指南上還不會敘述過的一章中國遊記罷。

儀彬姑娘是這樣開始同阿麗思討論到坐木船的，她爲她先唱一首歌。歌極其動聽。阿麗思在有生以來，還不曾聽過比這樣更佳妙的歌。她以爲若不是在先便相信儀彬姑娘是一個中國人，那聽到這歌就會以爲自己是遊仙人島的彼得，仙人爲安慰她的寂寞，所以圍繞到她所住的房子唱歌了。

儀彬姑娘把歌唱了，便告給阿麗思這首歌的來源。

這是我那地方搖櫓人唱的櫓歌，阿麗思，你以爲怎麼樣？「她說像是等得一個回答，或一點好意的批評，好意的稱讚。阿麗思的確是用五樣比喻讚嘆這櫓歌過了，可是儀彬姑娘不曾聽到一句話。她只用自己意見替阿麗思對這歌的妙處誇了三句，其中一句還是誇嗓子很

清亮的意思的。

因此儀彬又客客氣氣的說：「可惜是嗓子不好，若嗓子能夠老一點，那就真像了。」

阿麗思聽到這種謙虛就笑了，她笑笑的不相信似的說：「我的姐，那幹嗎我聽我茯苓旅館的茶房說，又說你中國人凡是唱得聲音頂奕銳的是名角，這話打那兒說？」

儀彬姑娘却不作聲。不作聲，則阿麗思以爲是儀彬姑娘要她自己去想。阿麗思便想下去。第二次的推理，她才想出這一者是中國藝術，二則是搖船人的歌，所以就不得不稍有不同了。阿麗思到後終於說：「我可明白了，」於是儀彬姑娘不久便開口說那船上的事。

「用些木板子，釘上一些大小不等的鐵釘，成了半邊長瓜形以後，就用桐油在這東西身上各處擦，又在那些木縫口，噴牠一些麻頭

子，喂牠一些桐油石灰調就的膏，因此把牠推下河去，橫橫的在兩舷上平列一些小艙板，搭上用竹子或棕櫚葉織就的屋形的篷，在牠前腰上豎一根大木，在牠身後部加上一條尾把，……再來上幾個穿青布短衣的麻陽漢子，那麼這東西便可順流而下逆流而上了。

「這種東西的數目，是從無一個人數清楚有多少的；就是那專以抽取船捐的官家人也不知這個。牠們的生活，只是像一個郵差，除了特別情形能稍稍在自己家中歇三五天一月半月外，其他日子全是在所定下的地方來回跑路的。」

「從上面到下面，兩個地方相隔是幾百里。有了這條河，又有這種船，因此那僻處遠的鄉鎮，上流人，就有機會講究一切生活上的舒服受用了。船從上流下，靠的是水力，從下到上則又天生得有不少的結實精壯的漢子，來幫到把船用一條竹蔑織成的繩子拉上。是的，我

說的是這些男子漢，又精壯，又老實。這些人——或者說「東西」，隨時隨地可以遇到，他們比狗還容易照料。只要一碗飯，他就幫你作工到晚，全不慳吝他的精力與汗水。有了這種無價值的，爛賤的，永遠取用不竭的力量，來供給拖拉船舶用途，所以我請你相信，我們鄉下也并不缺少中國文明的物質！那是說來不很容易使人相信的，就是從這些人身上，可以找得出牛馬一樣的氣力，只要他們一旁努力一旁唱歌。」

阿麗思說道：「這個我真不信，我聽你剛才唱那歌，倒像是可以催眠，至多唱到五次我就會把眼睛閉好不再說話，我敢打賭！」

請大家如阿麗思所想，就算儀彬姑娘的確聽到了她這話吧。因為儀彬姑娘接着就又唱了一個歌。這歌是另外一種腔。歌聲只是一種儼如用力過度的呻吟，迸裂着悲憤的情緒。阿麗思心想：這是與俄國伏

爾加河上的船夫歌一樣東西罷。儀彬姑娘却告她這并不是一樣，這原因要儀彬姑娘說也說不出，可是阿麗思倒相信了，因為中國不能成俄國，是自然的事。卽或說總有那麼一天，這些唱歌拉繹的，忽然全體也發瘋，也隨便殺人，也起來手拿木棒竹杆同法律與執行法律的天官以及所有太太小姐算賬，但不知到甚麼時候這一天才會到！並且誰一個人願意這日子來到？作官的，經商的，甚至於中國此時許多種乞丐，就沒有有人相信這是一個生前的恐懼，來把牠放在心上；也沒有人敢希望這個日子來到；就因爲這日子來雖終要來，還未曾來到以前，一些人不妄分作活平空來希望這個，那就應當死了。

這一章原是談預備的，且看怎樣來預備吧。

儀彬姑娘告阿麗思，第一件事是預備聽到這個歌聲時不能去疑心這與伏爾加河上的歌聲有關。第二件事預備明白她不能同這類東西說

話，這原由是照中國禮節小姐們沒有與船夫說話的可能，照新的情形一個外國人除非俄國派來的便不會隨便與苦力談論到生活及其他。第三她又告阿麗思預備一張英國護照或一張日本護照，因為新近中國各地長官又重新與英日拜了把子，帝國臣民全是上賓，稍有疏忽便可以由本國公使抗議重懲該地長官，不比過去一個時代了。

儀彬姑娘說到第四，「阿麗思，我告你，假若坐到船上，你眼看到一羣赤膊流汗唱着那種可憐的歌的漢子中一個，忽然倒到河坎上死去，你萬千不要大驚小怪。這是頂平常的事！他們這樣的死去，這一船，同到這一羣拉船的人，不過稍稍休息一下，搜搜他身上有無一點零錢，隨即就得離開他上一個灘了。爲這平常事情耽擱三點五點鐘，出錢雇船的人可不答應的。他們的同夥，就全不奇怪到晚上泊船時少一個人或少兩個人。他們不是不知道，你應明白也有兩父子或兩兄弟

在一處的，可是一死也就完事了。生前就全不會算人的，死後當然更不足道！你應得預備莫多口。你若把這個話問同船人，他們將笑你外國人的眼淺。凡是一個人不到我們的省分去的人，就是去傳教，名分是秉承了上帝意旨，救人靈魂的牧師，他一到了那里三年兩年，便也明白人類的同情，在那里是雖并不缺少，不過全都像用錢一樣不得不吝吝了。一個習慣如此，則浪費「悲憫」一類東西於無價值的死人身上，比將金錢揮霍到吃鴉片烟上頭還不應該！（吃烟為那里青年人一種常識，比住上海的人說英國話還普遍，這却是順便說及，也應預先知道免得到船上以後生奇怪心的。）

——儀彬姑娘又告阿麗思第五件事，預備裝媽虎。「你不裝媽虎可不成，我親愛的阿麗思。若是在船上，你見到兵，不拘一個或一羣，他把船上一個中國客人架去，不必用何種理由，你也得裝作不知道這會

事一樣，好讓這些副爺輕輕快快在這客人身上找一筆錢，省得那些兵士恨你。你看到一個稅關辦事人與船主舞弊，這個得作爲不知道，知道也以爲平常之至，才是道理，因他爲們來到這局上，是花錢向政府運動來的，若是單只靠每月一點點薪水，就須要許多年才能撈回本錢了。況且這事上頭也知道，正因爲辦事的舞弊賺錢，也才有第二個人來於下月花更多的錢買這美缺。稅關舞弊越大，則一省管理財政的長官個人收入越大。你的船，到半途，見到同行一幫的另一隻船，被土匪搶劫，頂好是裝媽虎。他既不搶你就不必管，這是送船軍隊也如此的。某一隻船被搶，只是某一個船主不給護送船隻副爺頭目的錢，所以就有土匪探聽得很明白，隨時隨地打搶，在別一船上的兵士還望到這情形好笑。這并不算他們副爺的責任，因爲他不給錢，副爺們遇到這貪圖借費的船主，還在先就警戒了他，說是沒有錢便不負責任的。

又如在路上，見到了兩岸土匪，能裝媽虎不以爲然，則可以省了許多心驚胆戰機會。凡是在先護船軍隊不與沿河土匪接洽妥當，這一幫船便不敢開頭；船既能開頭，則土匪與軍隊已談判得很好，除了那不會送護船副爺頭目錢的船不算數，其餘大小船隨便灣泊在土匪水營盤附近，也不會被搶劫了。」

儀彬姑娘又告阿麗思，假若是在先已聽到儺喜先生談過「囉嘆」「保標」「買路錢」等等名字，那就應預備把些條款的新名詞全弄明白，省得到後「帶過」，（帶過是那里人全懂的，意思是負罪，儀彬特別又解釋過了。）

阿麗思，聽到一番話，才懂到在船上七百三十九樣的忌諱，落碼頭整二百樣的手續，吃東西四十七樣的方法，以及……

她如今只預備走了。又像在先那麼在家中儘歡候儺喜先生出發一

樣，日子覺長了一點，却難過了一點。凡是她所能想到預備的，如像明白一切情形以外，還應拿點蝦子給那些鄉下人送禮——一種稀有的重禮！你又可以買一點兒肥皂之類放在身邊——這個你不妨在有人問到時多說一點價錢，甚至於如……，全由自己與儀彬姑娘幫同打算到了。人家說「一切全預備得很好，」這話一點也無那語病！

阿麗思小姐，以爲儀彬姑娘此後與她二哥在一塊，應說的話就只是「阿麗思已預備得一切妥當，請立即出發這一個荒遠的旅行。」儀彬姑娘不在阿麗思說，一定能體會到這個希望的，她當真在這一天的下午就拿去同二哥談到了。那個瘦青年，說要先試試看儀彬替阿麗思指點過的是些什麼事，害得這小妹子又來把自己曾與阿麗思很詳細談過的各事溫習一篇。

放語是「詳細之至。」

儀彬的二哥，同儀彬姑娘說：「我還想不到在近幾年來，這一條路上又多加了一半新事情，在我出家鄉那年，若是你相信我的記憶同你一樣好的話，那我至多也只數得出三百七十樣！」他這個話是說儀彬姑娘與阿麗思談到的「忌諱」的。我們是很能明白，在這一條短程水程上，每年的戰亂，全得這些帶兵官來來去去，加上了許多從前不會有的規矩，這並不算奇怪！若是我們在別一意義上，又承認過「多」比「少」為對，那這可以作新聞傳誦，值得用若干專門外國記者，費不少筆墨精力來寫通說的地方情形，給一個外國小姐普里見到，也是本國人對於文化足以自豪於白種人的一個極好機會！

還有應說的，是關於阿麗思小姐，在心裏，預備怎麼去見見信個行將引她去到中國內地玩的儀彬那個二哥一次。她以為一個同伴，而且又是這麼凡事得需要他照料的同伴，在預備上路以前，若不先應當

相熟得同僮喜先生一樣那麼以後如何稱呼，如何談話，倒是一件費神的事了。

阿麗思，曾把這個意見好好的問過與她隔一層板子談話的儀彬姑娘，這姑娘却想不到這會事。她沒有恰當的回答，只在她為阿麗思設想時，告阿麗思「下次有空兒時我將使你知道我二哥過去的生活。」表示要阿麗思相信她沒有空，她把兩隻手與一個下巴擱在阿麗思住的房頂上，隨即便朗朗讀起法文來了。

儀彬姑娘的發憤讀法文，這便是將來到法國去的一種「預備」。也虧阿麗思能想到這個，才對於儀彬姑娘答非所問的情形全不介意。不然阿麗思就會「預備」這友誼分裂的享受了。

第六章

先安置這一個

這里說到讎喜先生。這個紳士——喔，我記起來了，有人說過凡是兔子就不應當再稱紳士的，因為我們不能隨便褻瀆這與國家大員有同樣權勢的可敬的上流人，把這些上流人的稱呼給了一隻兔子是不應當的。其實則我們爲甚麼對一匹貓就稱牠爲貓，一匹狗就稱牠爲狗，一個人又有喊作奴僕與老爺的分別，且在各樣名稱上賦以侮辱與敬重的觀念，這個我就不很明白的。一個兔子不配稱作紳士，我先以爲也許是毛色不白，也許是耳朵太大。到後才知不會賭咒與不會說僞話，不會講佛學，不會打坐，不會在濟公菩薩面前磕頭，不會卑鄙惡濁結

黨營私，不會吸鴉片烟，不會藉各樣名分撈取金錢和名譽，便是兔子不能稱爲紳士的理由。既然是如此，我想儼喜先生牠以後讓我們就稱爲「兔子，或者儼喜先生」好了。我敢打一個賭，猜牠決不會多心。因爲若果只圖一種體面的稱呼，要儼喜先生去作他所不能作的中國紳士行爲，他是辦不到的。如今就說這個兔子，讓中國紳士成清一色紳士罷。

這個兔子在茯苓旅館中，一覺醒來，不見了阿麗思小姐，是不是加一匹平常兔子失了伴後的驚惶亂攆？想來是人人願意明白的。

他並不。我說的是儼喜先生，他並不。一個人離開了同伴，不問有無預先交待，想到要去就去，這是頂平常的。至於若爲了一件想不到的事而去，比如說，非本意的驟生變故而去，那便更不必驚惶失措了，這理由是「既有了變故如此，也總有變故如彼」；這意思是說去

得突然的也來得突然。這陰陽反正凡屬對等的現象，中國人固深信不疑，到久了的外國人也罷懂這哲理，所以儼喜先生不泰然也不成了。儼喜先生爲希望阿麗思小姐突然而回，於是就很不在乎的獨在茯苓旅館住下了。

至於旅館中主人，自然更不以爲是一種怪事。他們全是能將租界旅館業章程順背五次又倒背三次，一個字不差。阿麗思不回決不至於影響到房金，這是章程上有的。若非儼喜先生先應當到柜上去告一聲，則阿麗思縱半年不吃伙食，以後結賬連飯錢還是攏統算下，儼喜先生也不能擅改章程說不承認。那個二牛（就是那個說下等中國人名字有兩個，上等中國人名字作與五個的二牛，）見了阿麗思忽然離開茯苓旅館，用他深怕小費無着的良心說話，在爲儼喜先生開早飯時倒對儼喜先生開了口。

那二牛一面把一碟醃肝子收回，（因為儼喜先生還不忘記上一次經驗，他已不願再有醃肉類上桌子。）二牛乘到儼喜先生說是「上一次同阿麗思小姐……」的話，就連連聲答應「是」「是」「告廚房以後不用醃肉」恭敬答語中間到阿麗思小姐的去處。聽儼喜先生說不知道二牛就心中一驚。

「她不來了麼？」

「誰知道？」可是儼喜先生即刻就看出二牛的失望處了，便接着說：「既知道這地方我還在此等候，她決來的。」

「我也想阿麗思小姐應不久即來。」

「自然你猜想的不錯。」

「可是，我去問問那個活神仙，請他告我們一個阿麗思小姐去處的方向，先生你以為怎樣？」

儼喜先生并不忘記前一次買茶碗那天活神仙拈的卦之無稽，他又忍不住好意的二牛頭難過，就說過兩天若當真還不得阿麗思小姐消息，就再去求活神仙也不遲。可是到後那二牛不讓儼喜先生知道，仍然到那神仙處去卜了一課題到阿麗思小姐方向，順便問問自己賞號落空不落空。雖然去了三毛錢，不消說二牛可以從這些鬼話上得到了比課金五十倍多的希望。但這件事不必多說了，橫順中國人同神仙，菩薩，關聖帝君與土地二老，作交易，總是同買彩票一樣，用少許錢可以得到一注財喜，財喜雖不一定可得，然而出錢以後總可以將這錢放大二、三倍或一萬倍，憑空落到頭上的。而且彩票的信用遠不及有些收條的信用為好，這也早為大部分中國人深信不疑了。

吃了飯後的儼喜先生，仍然在自己房間中。他近來漸漸覺得坐中國式太師椅比沙發受用了。這趣味慢慢的養成，同其他事情一樣，他

自己可說不明白的，中國人歡喜穿洋服，不一定較之穿長大褂舒服方便。然而居然有不少的年青人，斷然決然把洋服作好穿上，很勇敢的接受嚴冬與大暑，且不辭不能說洋話時紅臉的機會，這比之於歡喜先生自然還更可以佩服的，所以我們不用對歡喜先生領略中國生活加以多少讚語與感疑，中國聰明一點的人，他便決不至於對歐洲思想行爲要經過兩次領略才能相信是對，更不必怎樣試驗才以爲合式。

既然說歡喜先生發見了太師椅子的好處，就把他安置到這一張紫檀嵌大理石的椅子上坐下，爲了阿麗思小姐這一去不知有多久，還讓歡喜先生在這她地方翻一本書看，看書倦了不妨伏在桌頭打盹，打盹醒了，不妨又來看書；這麼辦也無什麼不行。歡喜先生不會在中國人厭倦洋服以前便厭倦太師椅，這是我們應當相信的。可是我們如不十分善忘，便能記到歡喜先生是來中國旅行，若是坐在太師椅上讀中國

旅行指南算生活，那這生活在哈卜君處便可得到，倒不必遠走十萬八千里路來中國茯苓旅館了。實在說便是讎喜先生應當出去。

我們的讀者大概又還能記得着儀彬姑娘與阿麗思小姐兩人的意見罷。至少阿麗思意見是這樣，她以爲讎喜先生不能同她去，也不應當在茯苓旅館歇出病來，最好是到公園裏去消磨日子。來中國旅行，到中國上流人玩的地方去玩，當然是很正當的了。可是爲難的是公園中全是中國上流人，上流人三字意思即包含有「紳士」一類，把一個兔子放到紳士中去，卽或讎喜先生見一個人就自稱只是蘇格蘭一小鎮上的兔子，但這個成嗎？不幸的還有讎喜先生一對耳朵，又是那麼肆無忌憚的長大。狐狸的尾巴雖長，却是全可以摺攏塞到褲子裏去的東西，猴子則戴上加官殼便無妨於事，其他禽獸只要能夠說話，能夠穿衣，能夠哭也可以廁身於上流，不容易看出；至於兔，試問有誰能想

出在用刀割下方法以外好好把牠一對耳朵檢拾起來麼？

事實上，公團雖怎樣好，怎樣適宜於儼喜先生，且怎樣足以使阿羅思小姐不爲儼喜先生孤伶伶的獸在旅館發悶而放心不下，可是去公團終是辦不到了。

儼喜先生實在還有地方可去的，中國原是這樣大！日本人成于成萬的移過中國地方來，又派兵成千成萬的過中國來佔據地方，然而中國官既不說話，中國人民有許多也還不知道有這會事，有一些田產房屋被佔了的無刀無槍平民，且老老實實搬一個新的地方住，如政府意見終不與僑民衝突，若不是中國地方特別大便辦不到這個。何況日本以外還有英國，有法國，有……總之中國不比別的國家，人民氣度大方是話外的話，地方寬廣却是實情。若我們相信得過有些學科學的獸子的話，日本地方終有一天會洗到海中去，那麼事先他們國民公

體，或通知一下。或事後通知，或全不通知，一遷到中國來。挑選中國頂好的地方建都，不消說是可以的。甚至於各國皆可以這樣辦。中國地方總還夠分配。到那時節自然是所有中國不安分青年全殺盡，也不必中國的政府官再來用戒嚴令制反日反英運動，邦交是不愁不鞏固，一切作官的，作了中國官以外還可以作外國官，全中國所餘的是頂有禮貌，講容忍，守信義之中國上流人；與以政府意見爲意見之平民。在中國的外國人，則全是瞭解中國文化，中國藝術，「地大物博」的話，在中國懂事的有知識的人看來，無論如何總是一句所以向世界誇耀的話！

中國地方既然如此廣大，我們當然不會疑心儼喜先生除了像其他外國人那麼在公園紳士中混便無可作的了，就讓儼喜先生，多認識幾隻灰鵝，或與鴨子姆姆過從談談天，聽聽一個肥胖的南京母鴨子的

哲學，又到各處監獄與工廠參觀一下；（好明白監獄與工廠不同的地方，因為這差異，若不先有人相告，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再不，就儘別人歡迎去演講，不拘用散文或韻文體裁，記着旅行指南上辦法，演講時隨隨便便誇獎一下中國人，譬如說，「打仗勇敢得很，」政府處置青年人很得法，「文化好性情更好，」就不愁第二次無人歡迎了。說到演講，機會馬上可就來了，事情有很湊巧的，是當天儼喜先生就接到一封請帖，請他去到那些鳥的學會中演說。

儼喜先生把帖子從二牛手中的銅盤上取來，裁開看，那帖子上是這樣寫着：——

可敬愛的儼喜博士：我們用一百零一分誠意，五十分恭敬，四十分半的希望，歡迎您到敝會來演講，請您哪家不要拒絕。我們這里全體五百七十一個會員，全是眼巴巴的想看博士一面，聽博

士說話。以及咳嗽打嚏，用一種國家大員求雨的誠心，期待着您可憐我們一番心罷。我們另外請了一個幹事來面懇博士，這是我們會中的才子，您博士賞臉他同您談談，實爲其他五百七十個足巴巴的會員所引爲畢生榮幸一件事。

到後是日子，是學會的名稱與地點，且不忘記照中國規矩寫上「另備有水菓茶點」字樣。儼喜先生第一次爲人稱爲博士，心中總像不舒服，此實白種人不及中國人地方。至於中國人，則自己稱自己爲「博士」，「名士」，或別的更動聽名稱，全很大方的。請人演講則更非此不行，稱呼上太不客氣便不來，這是全部知道的。不十分瞭解這中國情形的儼喜先生，又懷疑或者請得是另外一個儼喜博士，恰恰這博士也住在這旅館裏，便又翻請帖封面看。

那里會錯呢，別人是寫得那麼明白，連房中號數也並不忘記！

二牛見到讎喜先生遲疑，便躬腰說還有阿麗思小姐也有一封，因為阿麗思小姐還不歸來，所以存到櫃上。

「那試拿來看看！」

「噓」！二牛就去了。

把一個博士的尊銜，給一個兔子，似乎不免也同時奚落了那些滿腦緊緊的塞了哲學，經濟學，醫學，論理學，以及政治思想，國家法的大人物了。然而為這個請帖起草的便是一個名學家，很懂得某種人給以某種名分，只是對一個外國兔子，或者說對從外國來的馬戲班一匹馬，他倒以為攏統稱為博士好了。

二牛把阿麗思小姐那個請帖拿來，不消說是「……博士」起首。他明白這不會送錯誤了，就奇怪。一個人被另一種人無理由的稱為「博士」，「志士」，或「革命黨」，捧場或殺頭，全如其人興趣

所至，被稱者既然就是一件全無辦法的事，何況不過出身於蘇格蘭一個小鎮上的一匹兔子，被人好意稱爲博士，牠有甚麼方法來否認呢！且說經過一點三刻鐘以後的事。

二牛又用一個小白銅盤子托了一張名片進來，儼喜先生把名片一看，便知道這是那個學會的要人了，忙說請到小客廳裏去。不過一分鐘，他們便在那很華麗的厚有三寸寸起熊娘吃小孩繪畫的地毯上握手了。儼喜先生讓坐來客還不及坐。

來客先在心裏估計了一下儼喜先生的一對耳朵，用麻衣相法所說的例子，以爲至少這是有百年壽命又可以有五個兒子，暗暗的欽羨一番以後，才像作文章那麼把一句預備在心裏多年的話說出。

「我今天非常幸福我能夠得到我平生所企慕的博學多能淵博無涯的儼喜先生面前把先生臉相看清——」

本來他還要說甚至於連臉上毫毛也很清楚的一句成語「纖毫畢見，」但想起對兔子說毫毛未免失禮，恐怕讎喜先生不能明瞭這一句話的意義，就不再說下去了。

讎喜先生對這不說完的一句話是已感到有趣之至的。說這樣長的一句話，文法上全不至於顛倒紊亂，能不停頓一口氣說下，這是到中國來第一次所聽到的。說這話的人，又是上流人，使讎喜先生重新對中國上流人一種涵養加以尊敬。

讎喜先生說：

「先生說的話是很好的，是我等一次聽到。」

於是來客又說一句長話。他說道：

「我小子聽到先生這樣說來簡直快樂得像吃了人參果一樣；哎喲真快樂得像檢得八寶精後又吃人參果啊！」

文法上不消說又是不差一個字的。儼喜先生明白這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想起阿麗思小姐到八哥博士歡迎會中一些名人用韻語互相問答的情形，就預備了一個疊韻，說：

先生的話說來很好聽，

先生的天才使我儼喜吃驚。

那來客就隨口作答，用韻極其自然，不失其爲代表的辯才無礙。這一來倒使儼喜先生不好意思再用韻文說話了。來客隨即就說到如何希望儼喜先生去赴會，又用一句三十一個字的長句子。

在先，儼喜先生心想憑空給人稱爲博士，自己却又並無如一個博士的學問，原是不很敢去的。經來客一番鼓勵，到後也就無甚麼問題答應下來了。

來客又問到阿麗思小姐，說是很願意見一見這個小姐，他又說聽

灰鶴說過，聽百靈說過，聽許多鳥說過，阿麗思小姐是一個可愛的婦人。經儼喜先生告他說這小姐已出門，這客人就在這小失望上作了一句長長的散文，三十七個字，用字措詞皆可以使人相信是國家學院出身，我們不必看文憑，單這樣話也就是一個最高學府的保障了。

來客見主人并無趕客的代表，就把屁股貼緊了椅上，用着極其懂事聰明絕頂的口語與儼喜先生談到一切。儼喜先生因為與來客談到開會，談到……，記起了灰鶴，記起了鴨子，他問來客是不是知道小鴨子的近況。

「天下最可憐者莫過於到希望一件戀愛上身終於還是伶仃無依的醜鴨子！」他恐怕用驚歎記號還不能表明他的同情，他的瞭解，便照學士院規矩，說到後來還加上一個中國普通說話不會有的「嘸」字。他「嘸」了，儼喜先生當然不能指出這錯誤，一面雖然聽得出却以為

這許是中國新興文法的習慣。

「豈熟而已哉——哈哈，我用古典主義的話了。這是幾千年前生長山東地方一腐儒孔先生的文法，他曾說過『豈……而已哉，能無懼而已矣』。是的，儼喜先生，這個你夫致懂了，不必解釋。我說的不止與這醜鴨子相熟，我的確還怕她！」

「這鴨子是令人怕的麼？」

「誰能怕一匹鴨子？儼喜先生。在我們的生活上，獵狗才是可怕的東西；——不，我並不會說『我們』，只說我，同我的弟兄行，才——見獵狗就飛奔！總之我不應當怕一匹鴨子，也像我不應當怕又和氣，又講禮貌，又……的你，幹嗎我應當見我所至平敬仰的，羨慕的，希望要好而不得的好人說『怕』？我這個決不。可是我最親愛最使人傾倒最能瞭解他人的儼喜先生，我怕那個鴨子說愛我！我記得，

我有一次在鱸魚街一家山東舖子吃完炸醬麵，出得門來時，一隻很兇惡的狗攔住了我的路說「我要咬你，」還來不及爲那小鴨子說「我愛你」更使我胆戰心驚！儼喜先生你總明白「愛你」同「咬你」的性質，但是我却怯於讓那鴨子在我耳邊說愛。要我分析這樣心情是辦不到的一件事情，但我賭咒說這是實話！」

儼喜先生是完全信這來客的話的。從顏色，從腔調，都見得出這學士院的人才不誑。不過總不容易明白這怕的理由，因爲這是無理由的。

「你能不將怕她那一個理由簡簡單單告我一個大概麼？」儼喜先生也漸漸能說很長的中國話了，這是他自己很高興的。

那客人就數出二十個很正當的理由來，說是如何不應當，如何不合身分，性情又隔得如何遠，門戶又如何相差，說去說來到爲甚麼怕

時，還是只有一樣，怕醜。

「請想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一件稀奇古怪荒誕不經事體！倘若是在我的兒孫的世系上加上有小鴨某某爲某某世族之某某夫人，先生，這可不是特意來留下這一件笑話給子子孫孫長此當成一種故事去講了麼？還有……」

儼喜先生對於來客，全中意，只是說到因爲臉子稍醜就怕到這樣，知道這個學士院出身的人原只是在此上修詞學的習題課，並不是存心說正經話，所以不久就端茶送客，也不再去聽他三四十個字的長句兒話了。

這來客是個鴉，因爲所見得是儼喜先生，所以才把驕傲隱藏了去，但提到鴉子，也就再隱藏不來了。

至於儼喜先生以後如何赴會，如何消磨這日子，可暫不用說了。

左右凡是爲中國什麼學會歡迎去演講的，你隨便說什麼全都成。你說錯了也決不會有人敢好事來糾正，他們聽講的並不是有功夫聽第二個人糾正的。從西洋回國的一匹驃子，還可以在講座上胡說八道，談文學，談哲學，談王義與思想，何況一個衣服穿得嶄新，相貌莊嚴，純粹的西洋名士呢。只要是不會使儼喜先生頭痛難於應酬的話，不消說，在阿麗思小姐歸來以前，儼喜先生總不至於爲中國一切學會放鬆，得儘閒着在旅館發悶了。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阿麗思小姐，在臨動身以前，很滿意的把那儀彬姑娘見到了，那母親也見到了，那二哥也見到了，她打起了興致同這一家人談話。她說話時常常害羞，因為想及自己把自己分成兩人時說的蠢話，經那作二哥的同儀彬姑娘談到時，便不由自主不把臉紅了。

一切如儀彬姑娘所說，經過一切的麻煩，隨到儀彬姑娘的二哥行動，遇事裝嬌虎，裝不注意，有時不得已自己還裝作外國公主那麼尊大與驕傲，恐嚇無知識的中國人，於是到了一個地方。

不消說這便是儀彬姑娘的鄉下了。情形一切如儀彬姑娘所說，故

阿麗思到此也不覺得怎樣不方便。

這里比不上中國大地方的，是沒有人請演講一類事，沒有詩人，沒有用韻文說話的紳士，沒有戲，……總之大地方所有的這里好像都不會見到，這里所有的却又正是大地方不會見過的。

這地方，管理一切人畜禍福的，同中國普通情形稍稍不同，第一是天王以及天王以下諸菩薩，第二是地方官以及幫菩薩辦事的和尚，道士，巫師，第三是鄉約保正：人人怕菩薩比怕官的地方還多，就因為作官的論班輩瓜葛全離不了非親即友。雖然每一家小孩子，總有一個兩個得力的鬼神作乾爹，但乾爹好像也只能保佑乾兒子長命富貴，遇到家人父子大事還不能幫忙。地方官既然還是坐第二把交椅，所以論收入，也是菩薩比官強多了。一個保正既敵不過為菩薩看廟門的人清閒，也不會比這作鬼神門房的收入為多，這是那地方有兒女很的多。

人家，在選擇兒婿一事上，全攷究的很分明的。作官的人除了有衙門坐以外，地位決不比一個廟中管事優，這優劣的比較，要不拘誰一個做媒的老太太們也數得出。

本地人，他們吃的是普通白米，作乾飯，一天三餐或兩餐。菜蔬有錢的人照規矩吃魚吃肉，窮人則全是辣子同酸菜。很奇怪的便是縱然落在肚裏的只是辣子酸菜，像是樣子還是不差多少，也能說，也能笑。吃不同樣的東西，住不同樣的房子，各人精神生活却很難分出兩樣情形，這是使阿麗思吃驚的。他們那聽天安命的人生觀，在這隨命運擺布的生活下，各不相擾的生兒育女，有希望，有憤懣，便走到不拘一個廟裏去向神伸訴一番，回頭便拿了神的預約處置了這不平的心，安安靜靜過着未來的日子，人病了，也去同神商量，請求神幫忙，將病醫好，這辦法，都不是歐洲人懂的。

到了儀彬的鄉下的阿麗思，把儀彬姑娘的二哥，也喊作二哥了，因爲這樣一來方便了許多。

他們住的地方是城中心。城中心，是說每天早上照例可以聽二十種魔法不同的小販聲音，到早飯後又可以聽十五種，晚飯聽八種，上燈聽一百零八種，——這數字，是阿麗思在三天的比較下統計過來的，相差絕不會遠。本地人的好吃，從這統計上可以明白，不過這些可以當點心的東西。有一半是用辣子拌，有十分之二是應當泡在辣子汁裏。這却在問過二哥以後阿麗思才知道的。

阿麗思站到大門邊看街，街上走的人物便全在眼中了。這個地方沒有車，沒有轎，各個人的脚全有腳的責任，因此老太太們上街的也全是步行。凡是手中提得有紙錢的，是上廟中親家菩薩處進香，提了銅錢則是到另一種親家公館去打牌——這地方老太太是只有這兩樣。

事可做的。上學下學的小孩子，多數是赤了脚在石地上走，脅下挾書包，兩隻手各提一隻鞋子。他們是每一個人全學會五六十種很精彩的罵人字言，這種學問的用處，是有的，譬如說，兩個學生遇到一路走時，他們就找出一點小小原由，互相對罵，到分手爲止。無意中在路上碰到，他們也可以抽出時間暫停下腳來，站到人家屋簷下，或者索性坐到人家屋簷下的江擦上，互相罵，把話罵完再分手，也是很平常的事。小孩了遇到要打架，成年人，（當然這中就不缺少鄉約保正，）他們便很公平的爲劃出圈子來，要其他小孩子在圈外看，他且慨然的把公正人自居，打傷了他還可以代爲敷藥。大人們在大街上勸刀比武是常事，小孩子也隨便可以跟到身後看，決不會誤傷及他們；（凡是比武的人，刀法是很準確的。）阿麗思還見到一個作母親的送她兒子出門上學時，囑咐兒子看這個須站得稍遠點，兒子笑，以爲母親胆

子太小。阿麗思還見到……

見着的多嘍，就是站在大門邊打望，便全有機會遇到！

別的地方多數是成年人作的事比小孩子精明十倍百倍，這地方則恰恰相反。這里上年紀的人，賭博只有五種，小孩子則可以賭輸贏的還不止五十種。他們把所有的娛樂全放在賭博上面，又切實，又有趣。有一個小錢在手，便可以來猜錢背面的年號，或通寶的「通」字之紐有幾點。拿風箏則可以各站在一處；一個城裏一個城外，想方設法儘風箏繩子絞在一處，便趕忙收線，比誰快，比誰線結實。用一段甘蔗也可以賭錢，這辦法是把甘蔗豎立，讓其搖搖擺擺，在搖搖擺擺情形中將小小鋼鏟刀下劈，能劈長便不花錢吃甘蔗。養蠅打架，養鶴鷄，養鷄養鴨子同鷄，全可以比輸贏。很奇怪的是在幾多地方，本來不善於打架的東西，一到了這里，也像特別容易發氣容易動火了。

這地方，小孩子的天才可驚處，真是太多了，沒有活東西馴養，也沒有甘蔗以及陀螺風箏之類時，他們的賭博生活還仍然有得是方法維持下去！他們各持一段木，便可以在一層石塔前打起「板板」來了；把木打上塔，或打下塔，即可以派錢，這是最簡單方法之一的。他們到全是兩手空空時，還可以用這空手來滾沙寶相碰。來扳勁，來澆水，來打架，輸了的便派他背上一拳，或額角上五鑿栗，甚至於喊三聲「豬頭」由輸家答應。賭博用錢，用香頭，用瓦片毬就圓東西，用蚌壳，這是許多人全懂，他們可還發明用拳頭，用鑿栗，以及用各種奇巧罵人話語，這個是怪難得的。

Y，阿麗思小姐，到這時，可想念起默在茯苓旅館的懽喜先生來了。她以為他是太寂寞了點。縱如她所設想，懽喜先生成天到公園去坐在上流人頂多的茶座上，比起自己當然就是很寂寞的事了！她所見到的

，她以為儼喜先生無從見到，這是不應該的。那麼遠遠的一條路，那麼同伴的來，却不能一同到這個地方，阿麗思不免稍稍奇怪這個二哥了。

阿麗思終於把這個意見問了他。她說：

「二哥，你幹嗎又不讓儼喜先生同我一塊來？」

「讓牠在茯苓旅館不是一件方便的事麼？」

「他寂寞，會的。」

他便笑，說，「決不會。如今是正成天成夜爲人約請到各地方演講。那里會？可担心的是怕牠忙不過來！」

阿麗思，却仍然以爲這是不大合式，因爲因此便使儼喜先生忙到演講，（他并不是預備來演講的，）所以更似乎不來是不應當了。

這真是沒辦法的事，來也不好，不來也不好；若是在先同阿麗思

小姐一塊，路上麻煩以及到地困難也是當真。但，讓儺喜先生留下來，儘中國一些學會，一些團體，每天派一代表來請儺喜先生到一會場去，（雖說請他演講的意思，也不過是想詳詳細細欣賞一下儺喜先生的品貌，所講的也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但就是那麼的拉拉扯扯被火綁票上到會場的講座邊，一千對或五百對老鼠狐狸猿猴以及各種不同的眼睛，齊集中於這一位自己很謙虛的，自稱為蘇格蘭小鎮上的一匹兔子的儺喜先生身上，這兔子，尚能夠從從容容如大哲學家羅素那麼不臉紅不喘氣的站一點鐘或兩點鐘，找出一些拍中國文化馬屁的話麼？且一回兩回，還可以支持過去，到十回百回，也是應付得下的事麼？

二哥覺到難，也很悔。他說最好是一處也不去，不給人例子，中國人便無話說了。中國人原是頂講例子的。凡是有利的事中國人全能舉出若干不同例子來證明這利益之繼續存在，如作官的貪賊，如受考

試的大學生作偽，如……：

說來說去阿麗思當然也只有算了。

他們又過了一天，是說到這鄉城中又過了一天。整天的玩。看過水碾子。看過一大羣奴隸在河邊急水中搗衣。是赤了腳立在淺水裏，用大木槌子擊打那澆灌的東西。看過了一個婦人拿鷄子同小篩子從土地堂將家中小孩子的魂喊回家，這喊法是很別致的。又看過一個很肥的屠戶，回家去，抗了一個大錢筒，將錢筒無意中摔下，圓的錢便滿街撒，一些很聰明的過路人，在屠戶不注意當兒，於是很隨便的把錢檢起，放到自己鞋中去，這檢錢的時候，是在裝作扣鞋帶的情形中的。

阿麗思小姐還是念着默在茯苓旅館的離喜先生，因在一個晚飯間，同二哥商量，請許可她給離喜先生一封信。她意思是離喜先生即

或在那里被人請來請去受了窘，見到這信也許心會稍稍舒暢點。而且他還應當對儼喜先生致歉，因為遲通知也不會，就離開了作保護人的他，是覺得極對不起人的一件事。

二哥自然是答應了。

那封信，能在儼喜先生面前展開，已是阿麗思小姐提筆一個月以後的事了，所以若是我們等到那時從儼喜先生的椅背後，（不消說，儼喜先生讀這信是一定得在客廳中那張紫檀嵌羅大太師椅上，）去看這個信，未免太遲了，不如來聽聽阿麗思小姐自己讀這封信罷。

信是從「親愛的儼喜先生」起首的。信上說：——

……我不期望到了這個地方，來給最親愛的儼喜先生一次信。

我是到了一個你所猜想不到的地方；也是我阿麗思自己猜想不到的地方——（一切很分明，又并不是夢！）

誰能說盡這地方一切？請五個都格涅夫，三個西萬提司，或者再加上兩個——你幫我想，加那世界頂會描寫奇怪風俗，奇怪的人情，以及奇怪的天氣的名人罷。——總之我敢斷定，把這一羣偉人請到這小地方來，寫上一百年，也不能算說盡這地方！若是你相信我——請你相信我——這話不是誑話，你可以知道我這時的興味。

這還是還藏得有一部天方夜譚，在一切人心中，在一切物件表面，只缺少那記錄的人的。另外又還有一部人類史綱。一部神譜。一部……唉，這名字要我從甚麼地方來說。我實在是說這個也說不盡的，恕我罷。

傑喜先生，請你信我的誠實——這是第二次我的請求，我是差不多每寫一個字都得說「請你信我」一類話的，因為太荒誕不經。

——你信我罷，我在此閉了一隻眼，來看一分鐘眼前的事，都可以同我姑媽——那個格格佛依絲太太，學一年還學不完！我到此只是在用一種奇怪的天分，熟讀一切人間不經見的書本，我只担心在此住到稍久，就一輩子無從學畢這經過了。

倘若你能說，「我要明白甚麼，」又能說，「我知道是甚麼，」那我就高高興興的來爲你說明這一件事。就是說這樣一件事，我還怕我桌前這一枝燭點完，（順便告你罷，這里不是有電燈地方。）還不能寫盡。儼喜先生，我並不囉囉，我姑媽就說我缺少這習慣，你也明白。但要我在一枝燭下寫一件你所要明白的事，實在是辦不到的。更可惜的你又不能先說，要明白的是些甚麼，所以我更難。我不知寫什麼事是可以節短到你可以在花一點鐘看完的事。一點鐘，正是，我也只能寫一點鐘便應當睡了，因爲

白天玩累了，不休息不成。可是我不敢說這一點鐘能寫完一件小的經過！

讓我替你想想吧，看你聽什麼爲頂合宜。你歡喜談甚麼，也像你歡喜吃甚麼，我是還可以估計得出的。

……

還是讓我來說大綱好喔。第一是我到了。第二是我住在這地方的……：唉，說不完。

好了，我說賭博。聽你說，朋友哈卜君作的那中國旅行指南，便說到中國人頂會賭博。這話不是假的。只是他的根據不是全可靠，並且似乎沒有解說得很清楚。我想你若有意作一本賭博之研究，我可以貢獻這一點材料。這是珍聞，像中國其他地方的人也不能很瞭然罷。我從一個菩薩的管家處女孩子聽來，她是清白這

種情形比大學院教授還多的。她懂的別的事，其實又敵得過兩個大學院教授。但這個可不必說了。口口聲聲說大學院教授不及小女孩子，這是一種不信任神聖教育的罪過，像是法律上有這麼一條，彷彿記得要罰款，我不說好了。

賭博有五十種或五百種，這數字是不能定準的。這些全是小孩子的。其中全得用一種學問，一種很好的經驗，一種努力，且同時在這種賭博上，明瞭這行為與其關係之種種常識，才能夠佔在勝利一方面。一個善於賭博的小孩子，據說是應得養成治漢學的頭腦，研究得有條有理，才有好成績的。比如說用濕沙作圓寶，應如何方能堅硬不輕易破裂？到挖一長坑，同其他沙球相碰時，又應如何滾下，才不致失敗？有了裂痕後，再如何吃水？全是有學問的——一個工程師建築一堵三合土橋，所下的攷究決不至於

比這個爲多，這又說要「請你相信！」

他們賭博用錢，如滾錢，擲骰子，打牌，（並不是一毛錢以上的輸贏。）其次用吃的東西，如劈甘蔗，猜橘子。其次用蚌壳，瓦片，……從用錢到用搔手心，博具既多到無從數清，輸贏所得亦不是普通能說盡。總之這中有學問，賭博者輸贏上極其認真，這個是實在的。

這地方的小孩子，是完全在一種賭博行爲中長大成人，也在一種賭博行爲中，把其他地方同年齡小孩所不能得到的知識得到了。小孩子不明白如何同伴在各事上賭競輸贏的，必是極笨拙的人，長大以後也極笨拙，例子極其多。

雖然他們洒水，打芥子，摸魚，爬樹，登山，以及種種冒險行爲，多數爲含有賭博性質，他們的特長，究竟不是其他小孩子所

能夠趕得上。他們并不比其他地方小子爲蠢，大人也如此。小孩子的放蕩不羈，也就是家長的一種聰明處。儘小孩子在一種輸贏得失的趣味中學到一切常識，作父兄的在消極方面是很盡了些力的。管束良心方面既然有無數鬼神，一切得失是在盡人事以後聽天命，所以小孩子在很正派的各樣賭博上認真學習外，倒不會學到大地方的盜竊行爲。儼喜先生，這里有讓我參加意見的可能，我將同你說，這習俗是很可「愛」的。我愛牠。鬼神的事在另一地方發達，只使小孩子精神變壞，此間却是正因爲時時刻刻有鬼神監護，他們却能很正直的以氣力與智巧找尋勝利的。我說這話并無悖教心思，真沒有。

他們相罵，他便是一種賭博，不過所用的賭具本身便是輸贏的東西，所以把話罵完勝利的走去，失敗者也便走去，從不聽到說案

債一類事。對罵算賭博，據同我來此的這位先生說，這方法是從長沙傳來，本來上面地方先年是不會有的。

我會親眼見過三個八歲左右小孩子比賽擲骰子，六顆花骨頭在一個大土碗中轉，他們的眼，口，甚至於可以說是鼻子，那種敏捷，骰子一落碗便能將名色喊出，風快的又擲第二手，我還以為是在玩魔術！

在學校中背書，或者作數學題，也可以拿來賭三兩個小錢，這是很平常的事。作學生的不會，就為其他人笑話。

據說在元宵以前——可惜我不會趕得上了——這地方，玩獅子燈，或長龍，全是赤膊，膀子是露的，背肩是露的，胸脯照例也是露的，他們全是不到十五歲的男孩子。這樣無畏的勇敢的先熬着風雪的冷，回頭到一個人家，用蓬蓬的鼓催討溫暖，便給以滿

堂紅的小鞭炮，四兩硝的烟火筒，子母炮，黃烟，……（全是燒得人死的！）在這些明燿花光下，在這些震耳聲音中，赤膊者全是頭包紅帕子，以背以胸迎接這些鐵汁與炸裂，還歡呼吶喊，不稍吝其氣力與痛苦，完成這野蠻壯觀。這是賭博。他們的賭注是一口「氣」。這地方，輸氣比輸錢還重要，事很奇怪，說來也難使人相信。

在私塾中讀書的，逃學也成了一種賭輸贏行爲。對家是先生。拿一羣學生打比，則先生是擺莊的人。賭輸了，回頭自己把板檯搬來挨一頓打，贏了的則痛痛快快快玩一整天；喔，我說錯話了，這種賭是賭贏全可以玩的。不過手法不高明的便應挨莊家一頓板子。這種賭博凡是這地方的小孩子全會，不會或者會而不敢的，當然是那所謂無出息的孩子了。

用狠巧妙的手法，到那收了生意的屠桌邊去，憑空攷住蒼蠅一匹或兩匹，把這蒼蠅放到地坪上去逗引出兩羣螞蟻子來，讓這因權利而生氣的蒼蠅決鬥，自己便默在旁邊看這戰爭，遇到高興且可以幫助某一處的弱者，抵抗勝利一方面，憑這個蟲子戰爭也可以賭輸贏，雖然趕不及中國人在其他方面賭輸贏的數目大。

適到兩隻鷄在一街上打架，便有人在旁邊大聲喊叫，說出很動聽的言語，如像「花鷄有五文，陪三文也成，」黑短尾鷄有十文，答應下來的出「半錢吧，」……這是減價拍賣賭博的。只要旁邊還有其他人默，這注子便不愁無人接應的。所打的是兩隻狗，或者兩個人，他們却不問，仍然很自然的在這兩個戰士行爲上賊定注下來，也不問這戰士的同意。不過有熟識這戰士必要的，是爲得既明白過去的光榮與英武，則當賊注時不至於心虛。他們互相

瞭解對方的一切，也比張作霖，吳佩孚，以及近來許多中國新軍閥，互相瞭解對手拳腳還深澈。（話外的話是上列舉各樣人名，全是中國偉人，全很能操練軍隊，在中國內地各處長年打仗殺人，又明國際法，在內戰時還能好好保護外人，除用各樣口號鼓勵自己的手下中國人，打死其他偉人手下的中國人以外，很少對外人加以非禮的行爲的。）

龔喜先生，你別以爲中國人是蠢人！有了這觀念是錯誤的。至少我見了這些賭博的巧妙就非常敬服。還聽到說的是賭博還可以把妻作注，這大約同童話上的獅子王故事相似，我不很懂這意思，向我說到這事的那女孩子也像不大明白，若是你一定要詳細這個，以後有機會再問去好了。

.....

別了，先生。這燭只剩一寸，我不得不把這信來結束。我要睡了。這里老鼠分外多，這住處簡直她們的住處，在白天，那麼大方的到地板上散步，若不是牠也出得有租錢給房東，我不敢相信牠們有這樣大胆的。我每天睡時至少也得留一寸蠟燭，就是打發牠們，這規矩我看并不算奇怪，不過假若遇到點的是洋燈，就有點對不起牠們了。牠們要燭大約像小學生要錢，就是拿去賭，我猜的。……哈，還不讓我上床，就來問我討索了。離喜先生，我告你，這些小東西，衣服一色灰，比這里小學生制服美觀整齊得多，這時就派出代表上到我的桌上了我不睡不成。

我們再見。

……

阿麗思小姐把信念畢，就趕忙脫她的絨褂，脫鞋，脫襪子，脫

背心，……一些穿灰色制服的小老鼠，就不客氣的把一段殘燭奪去了，害得阿麗思上床以後四處找尋不到枕頭。

她像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那麼照料自己上床時情形，住着小小的鼠。在暗中教訓到一些頑皮的鼠，說是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這些鼠，也像她們姊妹一樣，除了笑，就是鬧，全不理會。

是的，牠們是在鬧着，不會來聽阿麗思的話語的。把那一段殘燭作注，牠們是一起五個，正在那地板下的巢穴裏，用一副撲克牌賭捉皇帝的玩意兒；（凡是皇帝得嗜燭一口，）原來這地方的鼠，遇到玩撲克牌以及其他許多賭具時，也不至於錯規矩了。

第八章

水車的談話

阿麗思小姐，爲了看那頂有風趣的水車，沿河行。

是一個人，并無伴。

這個地方河水雖不大，却頂爲地方人看重得起。碾子沿河築，見到那些四方石頭房子，全是藤蘿所冒，你走進這個房子裏去，就以見一個石磨盤固定在一根橫木上亂轉，又可以喊管理碾子的人作孃，（她是頂容易認識的，滿頭滿身全是糠！）你看她多能幹啊！碾子飛快轉，她并不頭昏，還追到磨盤走，用手上的竹掃帚去打那磨盤像老婆子打鷄，——因爲磨盤帶了谷子走。你見到這情形你不能不

喊一聲「我的天」。這是一幕頂動人的戲！鴨子是靠水的，比如鴨子靠水才能生存一樣。

還有呀！我是說這河裏還有東西靠水，如鴨子靠水一樣。這是水車。把鴨子喂養到家中，不讓牠下河，也許仍然能生蛋。但水車是生在水裡生活的。像魚，像蝦，像蟹——可不是，還是圓的，與蟹一個樣！但你們有人見過蟹會在水皮面打半邊筋斗如水車一樣麼？而且把蟹胸脯正中穿上一根木，而且是永遠在一個現地方打，而且在裙邊上帶水向預定的規槽裏舀。水車可是那麼成天成夜做這樣玩意兒的。不怕冷，不怕熱，成天的幫人的淨忙，聲音大了不很好聽，還得爲人來用鐵槌子在胸脯上敲打，或者添一根木釘。

水車是不懂什麼叫作生氣的東西，是蠢東西。

阿麗思小姐，沿河行，就是看這些蠢東西。這蠢東西在這個地方

的數目，彷彿與蠶人在世界上的數目一樣多。牠們規規矩矩的，照人所分派下來的工作好好的盡力，無怨言，無怒色。做到老，四肢一卸，便爲人拿去放在太陽下晒一陣，用來燒火，——是的，我說的是這些東西的屍身，還可以供人照路或者煮飯，牠們生前又還不會要過人類一件報酬。但是你在世界上的蠶人，活來雖常常作一點事，可是工錢總少不了，到死了以後，還能有什麼用處不？……不，這個不說。這不是可以拿來比較的事。阿麗思小姐愛水車却只是因爲水車有趣，與水車主人愛牠究竟是兩樣。看她罷。

她是沿河走，沿河走，便是說有機會在三分鐘以內遇到一個水車。這地方水車原是這樣多。遇到大水車，阿麗思便爲牠取一個名字，如像「金剛」，「羅漢」，「大王」，這是按照這地方人的稱呼來稱呼的。有時見到的水車頂小，她就喊牠爲「波波四」，「鬼精」。

「福鴉」，以及「小釘錘」。水車照例對這個類乎「第四階級」第五階級」的稱呼不能理會到，仍然顧自轉動牠圓圓的身體，唱牠悠遠的歌。阿麗思也隨說隨走，不等候一個回答。

她站到一個水車旁邊，一分鐘，或十分鐘，看牠的工作，聽牠的歌。水車身上竹筒中的水，有時潑出了槽以外，像是生了點小氣，阿麗思便笑笑的說：「別生氣，這不是應當生氣的。天氣熱起來了，生氣是於健康極有妨礙的！」她又想：難道我看得太詳細是不合理的事麼？水車不願意有人默在牠面前不動，也許水車有這種心。（看到牠們那麼老成樣子，誰說牠不是疑心人來調查什麼而不高興？）於是阿麗思，就不再停頓，與面前水車行一個禮，搖搖擺擺就離開只羨東西了。

水車脾氣各有不同，這是阿麗思姑娘相信的。人是只有五尺高，

一百六十磅重，三斤二兩腦髓，十萬八千零四十五根神經，作工久了，也作興生起氣來的，何況有三丈五丈的身體，有喊得五里路遠近可聽到的大喉嚨，又成日成夜爲人戾水，不拿一個錢花呢。但阿麗思又相信，這些傢伙，雖然大，壓得人死，但行動極不方便，縱心中不平，有所憤懣，想找入算賬，至多也只不過乘到有一個人來到這下面頂接近時，洒他一身水，就算報仇罷了。

既然斷定了水車也能生氣，又因爲沒有眼睛看不出磨牠的人，所以就默不久又嘩的洒水一下，意思是總有一個人要碰到這一響，阿麗思小姐可算帶水車想盡了。但她見到這行爲顯然是無益；不但不能給仇人吃虧，反而很多機會，嚇了另外的過路人，故此勸水車少生氣爲妙。

等一時，遇到的水車像是規矩得很，阿麗思就默得久一點。她一

面欣賞這大身個兒的巧妙結構，一面想聽出這歌聲的意義。她始終聽不懂，但立意要懂。

阿麗思，走了不知多遠的路，經過不知多少的水車，終想不出一個方法來明白水車心中的感想。

「天知道，這些東西心在什麼地方！」這是當他正要離開一個小水車時失望而說的。

可是那個水車却說起話來了。

水車道：「有心的不一定會說話，無眼的又何嘗不可以……」

阿麗思說「我請你說完這一句話。」

水車又說「有心的不一定……」

「我請你說一點別的！」

她聳了頭等待水車的回答。水車的答話仍然如前。原來一個水車

只會把一種話反復說。

阿麗思無法，各處望，見一隻螃蟹正爬到水車基石上散步作深呼吸，心想試問問這個有心有眼的東西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指示。

她不忘記打賭的辦法，便說道，「有誰敢同我賭輸贏，說一個水車能如人一樣說話麼？」

先是不聽見，阿麗思於是又喊。

「那個願意同我打賭，說……嗎？」

「我可以。」第二次可聽見了，那螃蟹就忙接應。

阿麗思心中一跳，知道螃蟹可以作師傅了，但還是故意裝作不會聽到螃蟹的答應那麼神氣，大聲說出願意打賭的話，找接應的人物。

螃蟹又大聲的說：「我可以。」

經第三次的假裝，阿麗思才作為從無意中見到這渺小生物，又用

着那不信的態度對螃蟹望，驚訝這是當真還是好玩的答應。

這時的螃蟹，才停了牠的深呼吸，用清朗的聲音，解釋答應賭輸贏的便是牠。且指摘阿麗思小姐失言的地方，因為既答應了「賭輸贏」就不是「玩」。

「你能夠作到這個麼？我不相信。」

「我要你小姐相信，我們不拘賭什麼全成。」

你是不是聽了我的話，我所疑惑的是……」

「你小姐是說水車不能與人一樣說話——變相說，便是只有人才能夠伸縮痛苦發洩感慨以及批評其他一切；這個不對。我可以將你小輩這一個疑問推翻；我有證據。」

「拿證據來！」

阿麗思，說到「拿證據來」的話，那麼大聲的不客氣的說法，致

拿那螃蟹嚇得差一點兒滑滾到水裏去。牠當時不作聲，只願把地位站得穩，免得第二次被阿麗思欺侮。站定了，牠才也故意裝作不在乎的神氣說證據可是有，要拿也不難——只是得賭二點東道。

「你愛用甚麼東道就用什麼，隨你便。總之我在先同你說，你的證據我猜想是不充分。」

「你猜想不充分的，你見了就會改正你的意見。我告訴你……還是先把輸贏的東道定下罷。喂，請你小姐說。」

阿麗思心想：這小東西竟這樣老練，真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她聽到螃蟹說要把東道說定才告她的證據，又想這倒是爲難得很了。這事很奇怪的是她算定這螃蟹所說的不過是全然無稽的圈話，還想贏螃蟹二點東道，就說用二十顆大三月莓作賭好了，只要證據從螃蟹方面拿出。

「不准翻悔的！」

「難道你還要我賭咒嗎？」阿麗思於是又裝成生氣樣子。

螃蟹忙致歉，說，說是要說定一，先小人而後君子，才不失其

爲「螃蟹」。

「我但願你少說一點我所不懂的話。」

「那麼，我不承認我是螃蟹，難道你就懂了嗎？」

「好，你快說好了。說得對，我回頭就拿三月莓給你；不對你

可……！」

「不對？不對你可以一脚踹死我！」

螃蟹於是告了阿麗思在甚麼地方有水車會說人的話。爲了這消息的信實，且把水車旁邊的一切情形全告給了阿麗思小姐。說了這話的螃蟹，就只得等候那二十顆三月莓了，因爲那地方是牠的外婆家附

近，決不會記錯。

「是的確的事麼？」阿麗思總不很信小東西的話，又老牠一句。

「怎麼不的確？你小姐去看，就可以了然一切！」

「是坎上一株空心楊柳，柳葉拂到規槽水裏，那兩個水車嗎？」

「是呀一千個是呀！說不對，你回頭來罰我，讓你踹我的背，我

在此恭候，賭咒在你小姐回來以前不走開這個他方。」

「像你那麼小的一個螃蟹，說到關於水車那麼大一類東西的話，

這個真不容易令人相信得過。」

「但是你們人類談天文學只是比這個更渺茫的——我說的是證

據，你看就是！」

「好，那我就去看，回頭再說罷。」阿麗思小姐，說到此，想乘

早走得，就預備走。

「小姐，」螃蟹說，「你回頭莫忘了那莓，我順便告訴你，划船莓吃來清撒淡，我不歡喜的，我們所說的是三月莓！」

「是呀，三月莓，我若是遇不了這樣水車，遇到了又不如你所說那麼隨便可以談話。那我才……也應當順便告訴你吧，我贏的三月莓是要新鮮的，全紅的，你別誑了我走路，又逃到水裏去不認賬；我估量我腳癢癢的，真要踹你兩腳才快活哩。」

螃蟹聽到阿麗思還說扭心牠逃走，就馬上賭了一個大咒。阿麗思，一面匿笑一面就遵照螃蟹所指示的路，走去了。

這時既有了目的，對許多水車她就不注意的放過了。她所取的路線，是仍然沿河向上行的，沿路全是莓，就一面吃一面走。莓單揀大的，就如同螃蟹幫到揀選一樣，不好不算數。

螃蟹會告她，從他們所談話的一個水車算起，應走過二十一個水

車，才到那個地方。阿麗思走時就算到這水車數目，一二三數去。她仍然說螃蟹告她是廿二個數目中最後一個，可是每一個水車面前，她仍然聽到一句兩句話。

阿麗思心想：成天這樣喊口號，喊到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不啻啞了口倒省事多了。這種想頭當然是一種極惡的想頭，理由是她以為水車自己想喊或願意喊。其實每一個水車能說一句兩句話，也全是人的意思。各個的水車，相離得是如此疏遠，讓牠們成排成陣的站到河岸旁，在很好的天氣的夜裏，沒有太陽，沒有月，頭上藍藍的天空只是些星星，風在水面樹林中微微吹着，在這樣情形下的水車們，各個像做夢一樣的唱哼着，用一種單純的口號來調節自己的工作，管領水車的人便不愁一切泰然的同家中娘子上床睡覺，因此世界上就有了生兒育女穿衣吃飯等等，這那裏是阿麗思所懂的事？

說阿麗思懂到水車，不如說阿麗思懂到三月莓爲恰當。這是實在情形的。在這一段路程上，阿麗思已把三月莓顏色與味道的關係瞭然在心，隨手採來路旁的莓，不必進口便可以知道這一粒莓的甜酸了。這學問使他滿意處是她算定到這個地方來與人打賭的事不知有幾多，設或遇到賭得是同螃蟹所賭的東道一樣，那麼在輸贏上被欺騙一類事倒不會有了。

關於三月莓，究竟以何種顏色爲好吃，以何種形式爲好吃，以至於何種地方成長的味道濃厚好吃。這個知識不能在此多說了。有人一定急於明白這個，可以去詢問儼喜先生借看阿麗思小姐第二次給他的信，那信上曾寫得明明白白的。這里且說吃了一肚三月莓，時時打着酸囁的阿麗思小姐，坐到岸旁聽那兩個水車談話的事。

水車是一新一舊。那上了年紀一點，水車聲音已嘶了，身體有些

地方顏色是灰的，有地方又纏上水藻，呈綠色。阿麗思一見這東西，便想起在北京時所見到的送喪事執事前面戴紅帽子打旗的老人，那老人就是這麼樣子。還有走動的步伐，老人是那麽濡緩，像是一步應花一分鐘，這水車却也得到了這脾氣。牠慢慢的轉，低低的唱，正像一個在時光的葬送儀式前面引路的人。在世界上不拘某一塊地方，時光的糟場是一件必然的事，把全世界每一段小地方，全安置這樣一個水車，另外加上一羣無告者，被虐待者，老弱人畜的呻吟與哭聲，於是每一個新的日子吞噬了每一個過去日子，用着這樣壯觀的一切；爲時光埋葬的點綴物，真似乎是一種空氣樣的需要！

至於新的水車，那像一切新的東西一樣，所代表的是充滿了精力，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對世界歡喜，與初入世的誇張，——總而言之牠是快活的。工作也苦不了牠。鎮天鎮夜的轉，再快也不至於厭倦

或頭暈。牠的聲音只是讚美自己的存在，與世界的奇怪，別的可不知。牠從牠結實的身體上，闊大的聲音上，以及吃水的能力上，全以為比其他水車強。在同類中比較着生活與天賦，既全然高出一等，再不能給牠滿意，那就難說，簡直可以說牠不是水車了。然而這水車他是自己承認是水車的，所以牠在各方面全是健康；觀念的健康便是使牠高與生活下去的理由。切如一切人與畜。

把這樣兩個性格不同的水車放在一塊，自然而然牠們每天有話可以談了。所談不拘方向，各樣全可以每一個意思恰恰都是有兩面：新水車總代表了光明同勇敢，與光明勇敢相反的却為牠同伴所有，因此新水車要明白一切，就時時刻刻與老前輩討論。

阿麗思小姐來到這兩個水車面前五丈遠近時，牠們是正在說到各個對於生存的態度。

那舊水車說，「我一切是厭倦了。」我看過的日頭同月亮，算數不清。我經過風霜雨雪次數太多。我工作到這樣年紀，所得的只是全身骨架鬆動清痛，正像在不論某一種天氣下都可以死去。我想我應當離開這個奇怪的世界了，責任也應當卸了。我縱不能學人豹口物說：「恨牠，」可是我的確厭倦牠了。

「老前輩，」那新水車在這樣稱呼下是十分恭敬的。牠自覺這恭敬用到一個比自己多經驗閱歷的水車面前不算蝕本。牠接着說道：

「我倒不十分瞭解厭倦這兩個字的意義呢。」

「不懂這個我相信這不是你的客氣處。這個你不能十分瞭解，不必十分瞭解。若是你自己有一本五十個篇幅（牠意思是說活五十年）的人生字典，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經驗的字典上翻出厭倦兩個字的意義了。」

「可是我這兩頁半的本子上全是寫得可以打哈哈的字眼！」

舊水車點頭承認這個是實在情形，並不再答話。

那新水車於是又說：

「我告訴你，（牠意思是不相信在水車生活上有厭倦）第一件，作工，我們可以望到我們所幫助的禾苗抽穗，是一件頂舒服的事。第二件，玩，這樣地方歇下來，又永久不害口渴，看到這些苗人划船上上下下，看到這些魚——我是常常愛從水裏看這些小東西！而且螃蟹蝦子，水爬虫，身子全是那麼夥個兒，還少不了三親六眷，還懂得哭笑，還懂得玩。老前輩，我似乎同你說過，那螃蟹不是頂有趣麼？你瞧牠，我那麼大聲嚇牠，也不怕，還仍然爬到我腳下石頭上來歇涼，又常常同牠們夥裏夥賭博，用一匹水爬虫或三兩夥莓。」

那舊水車竊了眉毛說，這個只是小孩子的話。水車不是有眉毛的

東西，但阿麗思彷彿是見到牠學司徒灰鶴縹眉毛的神氣，就覺得這水車同灰鶴倒可以談哲學。

「但是，老前輩，你不承認這個麼？」

「你是不是說我也應當把閣下所說的話引爲愉快的事？」

「我想是這樣，而且每一個水車也只有這樣。」

那舊水車聽到這種話，想起自己過去也就是那種感覺，青年生活的回首，使牠更難堪了，就不說什麼，吐了一口水，嘆了一聲氣。

阿麗思小姐，顯然是同意於新水車的生活觀的人，就心想插口問問這老前輩爲甚麼不滿意這生活的話。

不過新水車却先問到這個了，舊水車答得又是哲學上問題。

牠說，「禾苗長成我們有什麼分？看看別的小生物拜把子認親家，自己有甚麼理由拿別個的快活事來快活？」

這意思，把阿麗思全弄胡塗了。牠覺得「理由在一切事上都耍，可是舊水車說的不能樂他人之樂的理由並沒有爲阿麗思所見到。舊水車到底是水車，容易聽懂水車的話，便又反駁老前輩，說：

「我記得老前輩說過，一切的現象，冷冷靜靜的去觀察，便是一種藝術，一種享受，那麼，幹嗎不歡喜所見到的一切？」

「是要看！但是你總有一天要看厭的！到那時候你才知道無聊，知道悶，知道悲觀。看別的，那是可以的。但我告你年紀青青的小子，看久了，就會想到自己，到你能夠想到自己，到你能夠想到自己爲甚麼來到這世界上，——另外說一句話，到你想到生死與生死意義時，像我們這種東西，成天的轉，別的小虫小物所有的好處我們無分，別的畜生所有的自由我們也全不會有，……我們活來有甚麼趣味？活到這世界上，也有了名字，感謝人類這樣慷慨。但在我們一

類東西的名字上，所賦的意義，是些什麼？我們從有了河就得岸水，像有了船就得拉縴的船夫一樣。我們稍有不對就爲人拿大繩子來敲打，這類命運與當兵的學陣式不好挨打一樣。同樣的是車，我們比風車就不如，風車成天囓谷囓米外，還爲人好好收藏到倉屋裏，不必受日晒雨淋，誰來理我們？就是說，我們有我們的自由，隨意唱，寫，是你大聲的唱，喉嚨高，人就恨，且免不了受一種教訓。我們地位高，據說是這樣，地位的確高，但有過一次爲人真心對我們的地位加以尊敬嗎？你明白爬梳子以及檢瓦的人的地位，就明白我們地位是單在怎樣給人利益的原故而站高了。不是爲人舀水，你看吧，他們人，不會吃了我們？幸虧也好是我們照理除了幫人的忙以外還不會有皺臉的義務，但到生後被人拿去大六月太陽下晒，晒乾了再拿來煮他們的

大米飯，不是儼然被吃了麼？我們還聽到許多人說，多虧有人幫動，

身體才那麼結實偉大，哈，這結實偉大，我們可以拿來作一點我們自己要作的事麼？我們能夠像老虎那麼跳跳叫叫，嚇別的畜生麼？我們能夠像鷹那麼飛麼？我們大，強壯，結實，可是這不是我們自己所有。蟋蟀，麻雀，魚，蝦，牠們雖然小，牠們的身體可是牠們自己的。……說來說去是無聊。我若是不看別的還好，看了別的我就不舒服，這是實話。我不是人所以我也不能說恨人，但我想，他們人中像我們生活的，他們總會找這些人算賬。」

老前輩找出三十四種比喻，全把一個水車的不幸烘托出來，到後是新水車也彷彿覺得無聊起來了。

於是新水車的聲音大了一點。

「然而老弟生氣也是不必要的。我這時倒覺得我作了一件錯事，那麼心中不安，我不該同你說這個哩。」

新的水車轉動的聲音更大了。

照例老前輩談到這個地方也應當歇憩了，讓我們來看阿麗思的感想吧。

阿麗思小姐，對這水車的話是懂非懂很有趣。這種趣味因正爲對於話的本身懂到的不是全體。她在水車說到這些生活時也聽出了一些哲理，但并不如新水車那麼激動。委實說，是水車曬一千個無聊，她覺得還并不是自己的事。她意見是雖不能學老虎那麼跳跳叫叫，并不怎麼難過，因爲跳同叫全是很疲倦的事。生起翅膀飛，是頂好玩的事，但始終輪不到她頭上，她只以爲這是時間不到，總有那麼一天，她能夠飛去，也不問翅膀是怎樣生法，這意見，堅固的植在心裏，當然是她最先還認定了這身體是自己的。關於這個她會自己安慰自己輕輕的說出這種話，「我身子是我自己所有，我相信，縱不然，是我姑

媽格格佛依絲太太所有。那良善大方慷慨的人，若果她說我是她的，這是常常說過的，不過設若我問她要回我自己，也容易辦到。」

於是她又把這意見同水車討論，像水車不一定懂她的話，因自語的說：

「我的身，卽或是姑媽所有，我也要得回。」

她等候一個回答，像螃蟹先前的攀談一樣，可是水車并不像螃蟹。

「我敢同誰打賭說我辦得到這樣事。」

仍然不理會。原來這地方仍然有不歡喜打賭的人物在。

阿麗思急了，直接把水車瞪着，說，「老前輩，你的意見不與我的意見相同，你願意我說說嗎？」

那老舊水車說，「一個水車沒有什麼不願意聽人說他意見的道

理。」

「我說我的身體縱不是自己所有——說即或無意中派歸了我姑孀，我也能夠要得回，你信嗎？」

那水車說「我信」，這是舊水車答的。

阿麗思又問新水車，新水車也說「我信。」

「你們既然相信，幹嗎你們不問你們的姑孀退還你自由？」

舊水車先是嚴重的聽，這時才縱聲笑，在每一個把水倒去的竹筒子裏笑出聲來。

阿麗思說，「幹嗎呢？這是笑話嗎？」說到這里不消說爲體面原故，臉是稍稍發燒了，因爲不拘在「一件東西面前被別的東西如此大笑，這還算是第一次。」

但水車似乎不知道這是「第一次。」

笑了很有好久，那舊水車才答道：「因為水車並沒有姑媽或姑爹。」又對於笑加以解釋，說「小姐別多心，笑不是壞事。柏拉圖不是說笑很對於人類有益嗎？而且……（牠想了一想，）柏格森，蘇格拉底，窩佛奴，菲金，……全是哲人，全似乎都在他的厚厚著作裏談到笑和哭，我以為對小姐笑是不算失禮。」

當到這水車，從牠軋軋的聲音中，念出一批古今聖人的名字時，阿麗思為這水車的博學多能驚愕到萬分。她料不到這水車有這些學問。且到後聽到「失禮」的話，於是自己先前的隨便記回來，自己就覺得在水車不算失禮的事在自己可算失禮了，她忙鞠躬，且第二次紅臉。

水車又笑。這時阿麗思，頭并不抬起。

過一陣，重新把話談起，阿麗思就自然了許多，有說有笑了。

談過二點鐘，使阿麗思在她自己的一本十二頁字典上增加了一倍，這感覺由阿麗思很客氣那麼說出，水車就說這是客氣。

她仍然把這恭維用很謙虛的態度送給水車，說：「老前輩，這價并不是客氣！」

「并不！」

「太客氣了！」

「這是我心中的話！」

到這時，水車可不好再說「請不必客氣」的話也是「心中的話」了。因爲牠的心，不過只是一個硬木軸子而已。

阿麗思小姐。因爲一面佩服水車的學問經驗，一面想起先前水車談得厭世，就問水車。她問牠爲甚麼「見得多」不好。她且說出少數見得多是好事的理由來反質水車，當然理由很淺近。

舊的水車說：「小姐快別說學問經驗可貴了，像我們水車，用不着。多知道一樣事就多接近死一天；我快死了，這一定。我不能斷定我在某一天斷氣，但總是最近的事。」

於是那始終不攪言的新水車說話了，他說道：「老前輩，先前不是說到死是安靜麼？幹嗎這時又像戀戀到這無聊的生？」

「可詛咒的地方正是愛牠的地方，……」以下是這舊水車引的拉丁文格言兩句，很可惜的是阿麗思並不懂到這個。

到後這舊水車又說到許多生死哲學上的問題，所引出名詞，總像與麵包，水，三月莓，螃蟹，阿麗思，全離得很遠的一些東西。聽得太多的阿麗思小姐，算計到——照水車說法——部人生字典罷——這字典頁數真快到增加了三十，心想再不走不成，就走了。

……

走到先前同螃蟹打賭的地方，螃蟹一見到阿麗思神氣，就知道牠贏了，見到阿麗思小姐抓荷包中物，牠於是便很和氣的請求阿麗思小姐把三月莓放在一個蚌壳裏，好隨時取用。

阿麗思照到這小東西的意見作去。這樣一來螃蟹就不免與其他一次同人打賭的不歡而散情形兩樣了，牠找出許多關於水車的話與阿麗思談，阿麗思倒奇怪這僅只贏了二十顆莓的小東西，能夠對輸家有這樣的客氣，不擔心口乾，得不償失。

回到住處以後小姐，想起那小螃蟹一句話就笑不能止。螃蟹對水車的批評，是「這老東西真是一肚子的希奇古怪。」從這句話上使阿麗思想起說這話的螃蟹來。「一肚子希奇古怪，」一個水車肚子除了水，有甚麼可以說這樣話的理由呢？至於螃蟹，一到八月，才真是「一肚子希奇古怪」啊！

阿麗思設想，有機會再見到這螃蟹，就會同牠開開玩笑，問牠蟹黃那麼味道鮮美，是不是算得稀奇古怪。

第九章

世界上頂多兒女的乾媽

是說阿麗思小姐所到地方，離城三里路旁的一株榆臘樹。這樹是雌的。在阿麗思到牠身邊以前，並沒有知道牠是世界上兒女頂多的樹。她簡直就不會想到在世界某一地方有這種不聰明太太會想同一株樹認親家的。

一株樹，又不是憑牠結果子多，又不是憑牠門闊好，居然作許多闊太太的乾親家，一年四季成天有千金小姐公子少爺，由奶媽帶來爲乾媽作揖磕頭，這沒有理由，簡直比許多人類無理由被人尊敬還胡塗。譬如說，有些地方人，善於扯謊便可以發財，如賣神仙藥，如用

很好口白談主義，這還可說。又如作中國官的，新新舊舊全會哄平民，與利用「民衆」，他們縱不存心在「紀綱」「法律」「禮教」「廉恥」下作事，但至少他們可以說這個話，說得極動聽，這在中國算有理由的。又如愚人國，國王其所以被人推舉，是因為他一人食量獨大，一人極懶，這也是一種理由。但是一株路旁的樹，憑何等本領可以作成的千兒女長輩呢？

可怪的是這地方人，既然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規矩，作與把兒女過寄給別一個，爲甚麼就這樣蠢，不把兒女去作偉人閩人的義子，却來同木石認親家。雖說鬼神默佑人的禍福比官家勢力還強，作家長的未嘗不是深謀遠慮，然而作同樣的義子；閩人所能給兒女的好處，究竟也不是一株樹可以爲力的事！

當阿麗思走到這樹身邊坐下，見到無數婦人把兒子引到這樹下燒

香行禮時，先遠以爲是別的事，就看着。

這些中年老年婦人，自己先磕頭，默會兒又令小孩子下拜，情形全是很可觀。一些曾拜過四五個乾媽，懂到規矩的孩子，便不待使喚，很有體統的磕頭；至於這是第一次，那就不得不費家長的心，用手來按後頸了。人家還先翻看過曆書，選定了今天日子來的呀！多幸的阿麗思是恰恰在今天來到此地，所以她就不再離開這樹向他處找有趣的的事了。

在平常，小孩子罵人，如像在阿麗思小姐給讎喜先生第一次通信上說的小孩子對罵爲樂的話，他們採用的工具，是離不了五族五服之內，而加以性的行爲爲必要條件的。譬如喊對方作「兒子」，則在已儼然的站在上風以外，還有「你母親與我睡覺」的用意。又如罵「我同你外祖母女兒相好」，則這句話既很藝術的便宜的說到是作了別人母親

的丈夫以外，仍免不了有「我是你爹」的愉快。既把這類話作攻擊用，則引爲可羞也是自然的事了。然而問問這些小孩子，乾爹乾媽究竟有幾個，在平均四個五個乾父母中究竟有幾個是人，他們假使明白你問的人是誠心，再不然不是你送了他有小費，要他說實話，他所你告的，真是如何給你驚訝！拜偶像，拜石頭，拜樹木，拜碑，拜橋梁，拜屠戶的案桌，拜豬圈中的母猪，凡是東西幾乎便可以作乾爹乾媽，多奇怪的一個地方呀！這地方不拘每一樣廢物，全有作乾爹父母的資格，比如——像我再誠實的抱歉來借用一次平常社會作譬吧——比如在中國每一個廢人皆可以有資格作國家高等官吏。小一點野蠻一點的地方，徒然龐大，或奇怪，或骯髒，種種物件皆可以得到全民的敬畏；太一點開化一點的地方，則人所敬畏的對象，便漸漸移到一切善於說謊，善於裝痴，善於賭咒，善於殺人的偉人身上去了：從這正負兩

事上已明白的看清了一部人類進化史，中外一理不同的地方是小處。

認人作父母已是一件失便宜的事，認畜生或器物自然是更不合理的，然而每家小孩子，全有四個五個奇怪的乾媽，不以爲作畜生用具兒子爲可羞，想來當然在保佑平安上原是可以扳本了。至於如何作了這樹的兒子，便蒙神賞福賜壽，阿麗思小姐并不明白，我們還是讓她去問問好。

且看她怎樣開口。

她問一個老太太說，「老太太，請你告我一件事。」

這老太太自然就答應了。這地方的老太太，若是她口角并不曾生長有乾瘡，又不曾在嚼鬆豆，花生，葵花子，則談話是共通的一種嗜好。你問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她還可以隨意編排一些話答應，或者說及類似的，菩薩說過的，仙娘說過的種種話，使你求幫助者得到一種

幫助，她心中才能舒服。至於你問到的是她心中一本冊的明白；則自然不會說不知道了。然而有那例外的，是有一種在平素脾氣很好的老太太，輸了錢則她有理由不高興同誰說話，這是少數中之少數可仍然總是有。然而也不一定！

這位老太太，是不是輸了錢，那看看她臉色便可以明白了。這臉色，可是歡歡喜喜的。她因為記起昨天一連坐五個莊，被上手倒牌的「挖心」「砍脚」全作過，莊還是不下，這運氣，真是應當如輸家所說的「死運」了。有錢贏，不論牠死運活運，總不能使她到今天就不格外和氣！

「小姐，你要明白這規矩，是想也看一個日子來拜乾媽麼？」

「倒不一定——但也好。」阿麗思說但也好，全是想起應酬這老太太的好意而起。

「但我就先要告小姐，今天日子頂好，所以我家小崽子才來到這里。」老太太說了就拖那小子過阿麗思身邊來，阿麗思嚇了一跳。

多標致的一個小孩呀！

阿麗思小姐，過細看這小孩子，才奇怪自己起來。因為這地方小孩子衣服，作興用破布，是從這小孩子身上發現的。這一件長不過一尺二寸的短衫，至少是用過五十種材料拚合作成的，從這樣看來這個地方的裁縫司務的本領也就不小。阿麗思是知道和尙的袈裟，但料不到袈裟以外還有這一種體裁。她的聰明又使她敢於估定這小孩子不是平常人家的小孩，因此說：

「老伯娘，你家少爺這衣可以到我們地方開展覽會去，我包有人出大價錢買。」

這算是頂客氣了，卽或是儼喜先生也不會把這說得再好。

「但是我不是賣兒女的人，」老太太意思可不爲阿麗思明白。

阿麗思以爲老太太也不明她的意思，就說「我這是說衣服呀！」

「正是，我也說衣服呀！我耳朵並不聾呀！」

「但衣服是衣服，怎麼說賣兒賣女？」

「怎麼說？我才不明白你是怎麼說！我告你……」

諸位，以爲這是相罵了麼？不是的。請不必担心。阿麗思是懂得了這里規矩，同老太太說話生氣，是有非生氣不可的理由，然而總不作與認真的。同老人家說話不帶着生氣模樣，則她無從在這話上找到意思。雖然有時越生氣也只有越不懂，但生氣仍是必要的。若阿麗思不生一點氣向這老太太盛氣相凌，那這老太太，也許就不會同阿麗思小姐解釋這衣服與小孩子的關係了。

且聽她說罷：——

「噲，你這人！」她這樣起了頭，照例是阿麗思應當說「噲，我這人怎麼樣？」於是她就接下去。阿麗思小姐，既然學到了這些談話的套數，自然如規矩的答應了。那老太太繼續說道：

「你胡塗。（這是很親愛的責叱意思）我爲這件衣，花了兩三年工夫，才得到，我能夠賣麼？……」

原來這衣服是一百人的小衣襟作成，而且這是一百個作把總的老爺的小衣襟。把這東西得到，看好了日子，專請成衣人到家，用四盤四碗款待這成衣，於是在七天中把衣製成了，於是再看日子將衣服請托划乾龍船的人帶去，掛在乾龍船上漂遊一年零八天，到了日子再由兩個曾經帶過紅頂子的老輩一同捧這衣服進門，披到小孩子身上去，於是到今天，被阿麗思說拿去開展覽會賣錢。

聽到這些的阿麗思小姐，張了口合不攏來。她料不到一這件衣的

價值大到如此。試請想，這樣一件東西，傾煤油大王的家便可以得到麼？一百個把總的小衣襟，一個十全十美的黃道吉日，七天的四盤四碗酒席，一年零八天的放蕩日子，……這些那些不算，還有兩個戴紅頂子的闊老，真不是容易的事！

阿麗思只好當面承認胡塗是當真了，幸好是老太太即刻就原諒了這外鄉人。

認了錯，陪了禮，無事可作，阿麗思才記起原來要問的話。她仍然用生氣的調子說，「這才怪！這些人都來這樹下拜！」

老太太說，「才不怪！我猜別人聽到你這話，才真奇怪！」

「沒有理由。」

「自然有理由，不然她們決不拜。我附帶告你的，是這些人頭腦都是很好的頭腦，并無一點疾病。」

「我不信。」

「我要你信。」

非要阿麗思相信不可，老太太的話鏗子又打開了。她就告阿麗思以各樣理由。要緊的是這老太太再三解釋，凡是拜這樹的全都是有門閥的人。我們能說凡是有門閥的人還會作傻事麼？

「……………我告訴你，」老太太一面指手一面說，「這是王統領掛的紅。這是曾家；——曾家就是北街曾七大人家。這是宋太太；宋留守的五太太。這是方所長。這是劉；——做釐金……………郵政局……………管牠是什麼局，總之是局長！硬過硬，一月有一百吊收入的局長。這是田家的。這是……………」

若不是阿麗思打岔，老太太是無論如何至少數得出一百個有門閥人家掛紅的證據的。阿麗思見到這老太太心中一本冊，頭緒分明，全

不是在說謊，所以不待她說完就無條件相信了。

老太太又告阿麗思，使阿麗思知道自己是一個統領的老太太，以及一個做當舖老板的岳母。

「這全是可尊敬的身分，」老太太說時不無自滿的神氣。「我老了，人到了六十，全完了。可是兒子是有身分的人，家中用得起當差的人，用得起了頭，用得起……還有那女婿，是地道的正派人，不愁吃不愁穿……」

老太太說了一大套，只似乎是在那里解釋她非成天拖了小孫子到處拜乾媽不可的理由。阿麗思當然很用心的聽這老太太的敘述，因為這無論如何比起格格佛依絲姑太太說得天方夜譚好得多。她有些地方聽不清楚還詳細的來問這老太太，老太太自然不會吝惜這樣事情的答復。

到後，又說到乾媽一事來了，阿麗思說她很想明白一個人至多能作若干人乾媽。

「那看人來。」

「我想知道的，是各色的這樣那樣的人可以作人家乾媽的數目，譬如說，管帶管兵是三百六，哨官就只一百零四，——是不是作乾媽也適用身分這樣東西？」

「我的妹，你這樣年紀，虧你想得到這樣話！」

老太太笑了。笑是的確的，雖說在先我會說過同老太太們談話，時時得生着氣才成的話。她的笑只是有要阿麗思小姐拜她作乾媽的意，她歡喜這樣乾女兒。

阿麗思也居然看出這老太太用意了，因為這存心不是壞的存心，阿麗思所以也笑。

「可是，」阿麗思很乖巧的這樣說，她說她「所要知道的倒是究竟老太太有多少乾兒女。」

「有多少？已經早就超過了神所定的數目了。沒辦法。處到這樣沒辦法中似乎得神的諒解的。」她告阿麗思一個略數，說是至少已「一底一面。」所謂一底一面者，老太太解釋是「作統領拿薪水的辦法，也是作小稅局局長的辦法。」一個管帶至少是收入可以希望明裏三百暗裏三百，一個局長則至少是收入明裏一百暗裏一千。老太太在這第二比喻上還生了感慨，她說，「請想想，他們是十底一面。既然這樣國家較高的官和到較高的神都不來干涉，我所以想我收的乾兒女數目若在一千以內，無論如何總不會怕神的干涉了。」

管理這地方的神，無意於取締這違反命運的事，似乎也很顯然了，因為老太太告阿麗思的是在兒子作管帶以前就有了三百六以上的

數目。(她又不忘記附帶聲明，這并不是爲有打發乾兒女的禮物的原故。)她還不知道這一個嚇人的數目，在阿麗思耳朵中起了何種的驚奇！

「看不出，這是一個七百二十個以上兒女的乾媽呀，」阿麗思想起很不安，她覺得自己是失敬於這老太太了。她萬料不到的事，這「出人意料之外」正如那小少爺身上的那件百寶衣一樣，全是自己大意弄出的笑話。若是回家去，同妹說，一個很平凡的全不像歷史上人物的老太太，居然有歷史上出奇的事情，作與把乾兒女的數目很不在乎的放到一千的號碼上，那四妹五妹會將笑得不能合口了。而且最愛說怪話到姑媽格格佛依絲太太也總不願相信這話是真話，就因爲這老人家却做夢也不會夢到這樣事。

可是說姑媽幹呢？能夠作一萬兒女的乾媽，還有樹！不過一株當路的

遮蔭樹！明白這個難道還有人好意思拿乾兒女多來驕傲旁人麼？

還是來儘阿麗思同到這七百二乾兒女的「乾媽人」站到這萬萬千多乾兒女的「乾媽樹」下談一點別的吧。

她們還有關於乾兒女與乾媽間義務權利的問答的。

話語的照抄，若是不怎樣感到讀者的厭煩，請記到這些事情，是可以供給民俗學的研究者作博士論文的。

阿麗思說，「老伯伯，幹嗎要在這地方多有這樣一件事？」

「誰知道？誰明白在另一地方會產生另一種事，也總不能明白這里要有這樣事。」

「但你作乾媽的總知道這……」

「我的女……（她說錯了口，又糾正，）我的妹，你是不是問『意義？』『意義』是作乾媽的成天可以到親家公館去打牌，倘若你并

不以爲打牌是爲了輸錢的話。遇到喜事多，有酒吃，也是要乾兒女理由的。逢年過節想熱鬧，這少不了乾兒女。歸土時送喪，乾兒女是不好意思不來包白帕子的。……我的妹，這就是你要問的「意義」了。凡是一件事，總有意義的，決不會平空而起。不過這是一面，還有那另外一面。那一面譬如這比我多十倍百倍乾兒女的乾媽樹這親家，牠既不打牌，也不愛喝酒——雖然有人送好酒，我不敢相信牠分得出酒的味道比我這外行高明，——愛熱鬧的脾氣是牠的脾氣，我也感疑。而且，說到死，牠在生纏紅綢紅布也纏厭了，牠要乾兒女纏白布算是報仇嗎？我們這親家，其實是全然與我不同，（說到這里她怕褻瀆這親家，聲音輕輕的了。）牠是被人勒迫的，不過這勒迫出於善意，不比在同一地方有些人被勒迫却受大委屈。若說受了委屈總得申訴，那受大委屈的是人還不能用口說話，要這樹說牠的不甘心的

受人款待當然更辦不到了。」

「做乾媽有些是權利，有些又變成義務，這例不是我能想到的。」

「你那麼小小的年紀會想到多少事？」

「世界上許多事不是一樣？既然一樣則我當然也應當想到了。」

「但你這時就並不想到世界上一些在這人為權利在那人又為義務的怪事情。這如同乾媽的事情在別地方並不缺少。」

「我！我想到……」阿麗思說不下去了，人覺得古怪。她看看老太太的孫兒，這孩子正在「乾媽樹」面前打賭，用一顆骰子，預先同那榆樹乾媽約，骰擲到地上，單點子便欠乾媽十根香頭的眼，雙點子則在神桌前香台裏抽出香頭十根。骰子已經報出點數，是個五，小孩子很聰明的又引出本地規矩來說「一不算數。」第二次正將下擲，

却被老太太見到了，這老太太并不反對這行爲，以爲骰子的下擲方法倒有研究必要，她睜着小孩子用撒手法將骰子滾去，則可以贏乾媽的香頭了。這樣事是阿麗思小姐覺得無從到別一世界上去找那認爲同類例子的。

照老太太指點，果然骰子第二次成了四點，老太太一面代替孫兒拔取香頭，一面向阿麗思說：

「瞧，這乾親家多好！」

阿麗思只能點點頭。

老太太以爲這樣誠實的同神賭博，決不是無教養的小孩子所能辦到的，所以在此事上又不免對孩子誇獎了兩句，阿麗思又想起這事也不是在別一世界上找取例子的事。其實，反過來說，別的地方所有的類乎老太太誇獎孩子公正的事又何嘗是這里所有？在另一種教養得有

法有則的成年人所作的事上去看，那給阿麗思懷疑的事就更多了。而且這事便是例子，可以證明老太太誇獎小孩的行爲，是另一世界也會有過了。這只能怪阿麗思願意自己的胡塗。

「同神賭博與同人賭博還容易佔便宜，那是只有這一個地方小孩子懂到的事。」阿麗思這話是并不成心爲老太太而說的。

但是聽到這個話的老太太，很感謝阿麗思的稱讚，要小孩子爲阿麗思作揖，小孩子在作揖却說，「請小姐保佑我再贏一點香頭。」

「我決不能夠保佑你什麼的，我是平常人！」

「小姐，你是平常人就更加可以保佑我這孩子了，因爲他命大，還得拜許平常人作乾媽呀！」

阿麗思可真生氣了，因爲老太太這話的不檢點，好像是以爲阿麗思有作小孩乾媽必要的樣子，所以生氣想走。

「我的妹，你要走就走，但不必生氣。我知道你生氣的理由，但我們普通作了錯事還不當回事，說錯話當然是更不應當算一回事了。」

「我並不說算一回事呀！」

「但是你走罷，不然我就不客氣說要你拜我做乾媽了……。准我附帶的說你若作了我的乾女決不是使你吃虧的事罷。……但是你走吧，我要打牌去了，而且今天好日子，雖然利於拜乾媽也利於贏錢，我的妹，我們再會好了。」

「再會也好，不過，然而，但是……。」阿麗思說來覺已無話可說，便不說下去了，——她看到這兩祖孫揚揚拖拖的走去，消失到一個土堆裏，她才放了一口氣。

……

「七百二十個人的鞞媽，真不是一個小數目！……」阿麗思小姐，在晚上，是用這類乎珍聞的起始文字寫信告給住茯苓旅館的儼喜先生的，末了，是要那兔子也告她一點珍聞，類乎拜乾媽穿百衲衣，這一類事。在中國，諒想是不至於缺少這希奇古怪的一切一切，阿麗思人太年幼，年幼則免不了遇事奇怪。至於中國人，則雖比阿麗思還幼稚，他已在先養成了一種不隨便驚訝的鎮定精神了。

回到家來的阿麗思，最出奇的還是中國此地小孩子的聰明。

118

第十章

看賣奴隸時有了感想所以預備回去

「我不願意一個人出去了，你引路，帶我玩去吧。」阿麗思小姐一面說一面吃小湯圓，湯圓是用豆沙作餡，味道是甜的。這是一過早，」是吃早點心，情形同歐洲一樣，同是口，牙齒，牙板骨，有些咀嚼的是咖啡，焦黃的麵包，牛奶餅，有些却是馬鈴薯與白米湯的。

另外還有一個人也伏在桌前吃湯圓。這是什麼人，我不能在此再費神加以說明了。但你們讀者，記性若好就會記得到這個人是誰。記憶力不行，那我即或在此又點名道姓的說這是某；是某人的哥，獸一會兒那，你仍然就又忘掉了。

這個他，見到阿麗思有意見，他答應還是不答應？暫時不作聲，只空笑，彷彿是還得聽讀者的意見，再來決定。且幫他想想吧。去是不去？這里應不應有一個嚮導之類，讀者總有意見可以提出供商酌吧。儘阿麗思一人走，離開了儼喜先生，離開了饑彬的二哥，（除了這次以後我決不說這是誰的二哥呀！）看見了水車，看見了乾媽，看見了……：但這個可不行呀！這地方，還有許多好看的东西，總不止這點點吧。并且這地方，狗是可以隨便咬人，像喝足了燒酒的英美水兵有隨便打人的趣味一樣，作主人的不但不負責管束，反而似乎因為獎勵才把牠們脾氣弄壞了。此外馬也可以隨意踢人，牛也隨意觸人，單欺生。作這些驕傲放蕩行爲的禽獸，且居然是社會所稱可的事；阿麗思有一次還被一隻公雞追過，多危險！（中國人怕外國人，狗同牛馬之類，是還懂不到容忍客氣的。）這樣看來缺少保護人，阿麗思一

個人出門，真近乎是一件冒險行動了。

但是，到苗地去是不必怯的，苗人的狗也懂到怕漢人三分。這地方，從不曾聞有苗人欺侮漢人的新聞，也不曾有這故事。他們有口，有手脚，有硬朗的頭，（可以碰倒一堵牆，彷彿是那麼有勁！）可是口只專爲吃粗糙山糧而生，不及漢人的靈便，要他們用口來說謊騙人那是不行的；并且也不能咬人。苗子的腳不過拿來翻山越嶺奔路而已，那里及這地方一匹馬的兩隻後蹄呢。（還有頭呀！）是的，還有頭，這東西除了頂適宜於儘作主人的敲打以外，真找不到什麼用處了！這地方苗子比狗比牛馬還馴良，不消說是不獎勵的原故，（這一點我們是應明白地方官值得欽佩的。）地方官獎勵苗子作奴隸，於是他們就作着奴隸下來了。……如此說來阿麗思到苗地方去，却是什麼危險也不會有的。

阿麗思是非常想到苗地去，因為她不忘記儀彬姑娘爲她說的話，她要同苗王握手，同苗公主認同年，同苗歌女學歌。苗子是好的，好在他的誠實待人。他的樣子似「人」，却只彷彿是人。凡是人類的聰明處他不有，他有的却不是穿大禮服衣冠整齊的中西紳士所有的德性。

應當設法到苗地去看，是無疑了。

問題到了阿麗思是不是一個人可以去同苗人接近。事實上這是不行的。她不能用小費一類揮霍來問路了，也不能用「我是英國人」那種話來問路了。儼喜先生的老友哈卜君，在他大着上，提出這送小費的常識，却只能適用於中國大都會，苗疆鄉僻可不成。他們苗人知道發洋財的意義，是從一個洋人手上攬到一筆錢，這錢如天賜賞號一樣，這個只不過一個通俗的夢，比雞下金卵的故事還來得更荒唐更不

合事實，所以真的洋財他們是不能接受的。你是英國人，想嚇他，他也不怕，因為他只信菩薩。他們的巫師，是除了說妖怪洞神應當尊敬畏怯外，還不會說過外國人也有妖怪一樣法術的。

沒有人引路，那又怎麼成事呢？

到了非要人引路不可的地步，那一個吃着湯圓的他，自然應當讓阿麗思再要求一次，把陪去的理由說出，就好好的答應下來了。

我們把一些不重要的業已明白的事情，且節略過去，看他們倆到新鮮地方去見到的是什麼情形。

……

隨了一羣作生意的商人，走到石牌溪。石牌溪是一個場，五日一場賣生熟貨，這里苗子多呀多。好像是苗子因為是不咬人的東西，很容易管理，所以這里一切交易以外還有一個地方作奴隸的買賣。一面

是從各處大城來的人販子，一面是攜帶兒女來的父母，（這些作父母的到這場上來賣一個女兒，便可以換兩隻小豬回去。）兩方面各抗有大秤，秤杆用欖木作成，長的像小梳，杆上還嵌有銅星，非常美觀。在苗子方面，多數還是那小奴隸背着大的鐵秤錘；（也正因此才可顯出奴隸是強健的無疾病的奴隸！）還有經紀，才真可以稱作名人要人，值得我們佩服！他們那公正不阿，那氣概與魄力，那責任，說他不如一個縣知事爲重要，那是不行的。遇到兩方面對於秤上有爭持時，他那從中取和的手腕，這才幹，是更應在一個縣知事的才幹以上的！。

奴隸的父母長輩，把奴隸從各處地方帶來，將奴隸放在自己身邊，（這時是不必用繩索牽細的，）儘人看貨。作這樣買賣的城中人，總不是全然外行的。他們知道一切的方法，才不至於上當蝕本。他們

在秤上全知運用二十兩作一斤的大秤。在貨上則常常囑咐奴隸把上表攆起，檢驗有無瘡疤傷痕。又用苗話問奴隸，試試是不是啞子。又要奴隸走幾步路，看腿脚有不有毛病。奴隸年齡多數是三歲到八歲。在這情形下，這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全然是莫明其妙，只規規矩矩的儘人檢察一切，且癡癡的望到父母同人討論價錢。當到把她用腰帶綁起，掛到秤鉤上去；或者要她藏到經紀所備置的竹籠裏，預備過秤時，多數是還望到這些人作着生疏的微笑的。價錢一講妥，那經紀，便用了習慣的方法，拿出一點糖菓之類來，把小孩哄到一傍去，以便兩方負責人，在用粗棉紙印就的契據上畫押交錢。到這時，比較懂事一點的孩子，從父母眼睛中看出了這事的重要，就低低的哭起來了。然而這不是妨礙，哭縱哭，也決不敢大聲的！因為在漢人面前，哭也不是隨便可以放縱的，這是在作奴隸以前的苗子，一出娘胎也就懂得

的事了。

阿麗思來到這場上，就看到了這些事，看了一陣。

今天的行市，是大約在八十個小錢一斤起碼到二百六十個小錢一斤爲止，因爲奴隸的價錢，平均多是三串到十串。雖然在肥壯以外，也還有貨物好壞的估價，但行市是決不能超過五百文。

來此買貨的人販子，真不少。但到了午後，行市還是有逐漸下跌的趨勢，這就可知近年來奴隸的出產，已漸陷於產量過多的模樣了。產量過多真是可怕的。雖說奴隸遍布國中，國中上流人也才有福可享，奴隸的位置又用法律制定，永遠是奴隸，原本適於作奴隸的苗子，又加若干聰明有學問人的計畫，怕是不應怕了。然而另外不是仍然有可怕的原故麼？……說來說去似乎又不得不使人記起近年來國內戰爭的影響了。因了戰爭的延長，交通的斷絕，把奴隸的輸出量便

減少下來，靠養育兒女賣一點錢來維持生活的苗子，也就更多悲慘的命運了。在目下，則雖說革命已經成功，裂土封爵論功行賞的事已經快到了，交通恢復是當然可能的事，奴隸的滯銷，當不過是一時的情形罷。然而最近的最近，想要靠賣兒女得一點錢的苗子，將怎樣來對付這日子呢？革命成功後，建設的時期已到，不是正有許多聰明有學問的人，為國家體面打算，在那里提倡廢去娼妓麼？真把娼妓廢去，這些國家的新貴，這些在社會上有名望有權勢的人，是如此其多，姨太太的需要自然可以激增，奴隸的銷路也當然可以轉旺，這是一定吧。可是娼妓的廢除，就只用驅逐一個簡便辦法可以作到，不會又有那類聰明博學的人，想到奴隸是中華民國一種恥辱，因此也來禁止麼？

所有的苗子，不讓他有讀書機會，不讓他有作事機會，至於棲身

於大市鎮的機會也不許，只把他們趕到深山中去住，簡簡單單過他們的生活，一面還得爲國家納糧，上捐，認買不償還的軍事公債，讓工作負擔累到身上，勞碌到老就死去，這是漢人對於苗人的恩惠。捐賦太重，年又不豐收，他們就把自己生育的兒女，用極小的價錢賣給漢人作奴隸，終生爲主人所有，算是藉此救了自己也活了兒女，這又是漢人對於苗人的恩惠。他們把漢人與上天所給的命運，拿下來，不知道怨艾同悲憤，委靡的活着，因爲他們是苗子，不是人。使他們覺得是苗子，不是人，應感謝的是過去一個時代的中國國家高等官吏，把這些東西當成異類，用了屠殺的血寫在法律的上面，因此遵行下來了。但從廢娼一事上着想，則眼前不久，這些扁鼻子大腳板的蠢東西，作奴隸的機會，不是也將因爲顧全中華民國國際體面而失去了麼？革命成功的民國是用不着有奴隸存在，也用不着有苗子存在，這

是真的。他們所有的命運是滅亡，他們的存在便彷彿一種不光榮的故
事存在，凡是國民都應當有這樣心情吧。與苗子同在一個國度爲一種
恥辱，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好國民，是的，這是真理，大致不久當有人
正式提倡了。

且說阿麗思，和她的同伴，在此看熱鬧是怎樣一種心情。

她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她奇怪這些小奴隸比小豬小羊還乖的道
理。小豬小羊被賣時，是免不了要叫要跳的，奴隸却不曾如此。有些
羊被火買了去捨不得母親，就哐哐的喊，還隨意生氣用角觸撞買牠的
主人，這里小奴隸多數却是只會在被經紀誑她過秤以後不自然的笑。

——當然阿麗思也承認這除了笑是找不出什麼方法的，但這笑總是特
別的很。

同伴呢，見過很多了。見過多，不動心，那是不行吧。見過既很

多，又明白這是普通中的一件，就又有了一些比目下更深一點的感想吧。

他見阿麗思爲一個小女孩心中彷彿難過，就說道：

「我們走了吧。」

然而他是要在阿麗思先走以後才會動身的。

阿麗思說「不。」她也笑了，是勉強的笑，如所見到的女孩笑着的態一個樣子。

阿麗思同到她的伴，似乎都注意在目下正討論價錢一個女孩身上去了。做孩子是那麼小，黃黃的臉與一頭稀稀的髮，加上一對圓眼，并不比一個洋娃娃爲大。看樣子不過三歲。但當到那經紀代替買家問她年紀時，却用了差不多同洋娃娃一般的低小清圓聲音，說是

「朱。」

那經紀，就大聲的豪縱的笑，說，這小東西可了不得，她說她只有六歲，這可信得過麼？大眾也笑了。

當然是不過三歲罷了。三歲應當說「不」，大家意見全是如此。但這奴隸却因了衆人不相信的樣子，着惱了，她用苗話問她爹，要爹找證據。

經紀也問那作父親的人，問這奴隸到底是幾歲。

那中年長鹿模樣的瘦漢子，用半生的客話說，「是五歲，又四個月圓。」

「價錢？」

作父親的不能答應出來了，把頭低下在思索。又像似乎在思索另外一件事去了。他爲難，不敢把價錢說出。於是那女兒用苗話同經紀說。她說：

「…………骨來大洋錢，…………骨來，…………」說不明白了，便用手比擬，那手小得像用米粉搓成的東西，兩手作環形，也不像是在形容洋錢。

於是有些人就笑了，因為這手式的比擬可以說是只要十個當二十的銅子。目下奴隸的行市，縱怎樣不成，兩百錢不過是一個羊羔兒的價錢，雖說一個人還比不得一個羊羔可以下酒，不過究竟還有市，想來也不至於如此爛賤吧。

那作父親的，先是低頭遲疑不敢將這大價錢說出，如今却聽到有人笑說兩百錢了，才滯滯濡濡的同經紀說，這是最後一個兒女了，預備賣十塊。而且這十塊錢，他是預先分配好了的，給這作母親的坟前燒一塊錢紙，還五塊賬，送菩薩還愿三塊，用一塊作路費，自己到貴州省去當兵。但這是一個多麼嚇人的數呀。這個數目說出時，經紀把

舌頭伸出來作了一次醜態，其餘的人販子倒不出奇，因為喊大價錢是豪不可怕的，只在貨。

「十塊錢麼？」一個某甲問，因為這數目他覺得近於荒唐。

「是的，值得十塊。她乖巧得很。不相信可以試試看——阿寶，阿寶，學學城裏的太太們走路。」

那小孩子羞澀的望阿麗思一笑，在那人羣當中空處走起路來了。像唱戲，走了一陣就不走了，又望到大衆同阿麗思笑笑，阿麗思也只會對她笑笑。

「告他們老爺，你叫什麼名字，好好的說。」

如那作父親的命令，這洋娃娃就說，「名字是阿寶，姓吳。」

人販中一個問，「有阿嬤不有？」

「不。——阿爹，阿嬤到土裏去了，睡了，是不是？」

「阿寶，可以唱歌，唱春天去了第一節。」

她又照到拍子唱了，是苗歌。是送春的歌。小孩子唱的歌只阿麗思一個人深深懂得，雖然也只有她一個人不明白這歌中的用意。

把歌唱完以後，買奴隸的到把貨同價來較量的時候了，說先試稱稱看，好還價，這時作父親的見到女兒的出衆，有着勇氣要價了。

那父親說不能稱。理由是這個女兒不比其他的女兒，論斤可不成
的。

「老哥，十六兩正秤！」

「我不賣斤的，送我五百錢一斤也不行。」

「不先過秤怎麼好算賬？」

「那有貨在這裡！」

「試秤秤，也可以有一個打算。」

「那不行。人在這里，看就是！」

到了最後是兩面都似乎不作這一次生意也成。其實兩面全願作成這生意，因為阿寶已爲人販子中看中了。

因此，經紀出來轉圓了。當然他是幫同人販子說話的。他說用公秤稍稍打一下斤兩，並不是壞事。其實這能幹人，眼睛下的估計較之許多秤還準確，若要他猜出一數目，則至少也不會超過五斤的。但習慣，是應當在字契上填下斤兩，所以非過秤不可。他就把習慣提出窘倒那父親。

「先說價，說好了過秤。」

「那先說洋錢合多少價……十塊，不是二十六吊嗎？你們聽過近來有甚麼地方值廿六吊錢的小了頭麼？」這意思是太多了。

阿麗思是的確也不會聽到過人值二十六吊錢的，浮士德賣靈魂給

魔鬼，大約就不到這數目！

「貨不同。」這作父親的雖說了這一句硬話，但想起三十六吊，也不由得不餒了氣了，就又說，「你們還一個價錢看！」

經紀也幫同說「還一個價錢是理由。」

於是有人還出三塊的價錢了。起碼還三塊，算是一個慷慨的數目。這第一次還價實在就已超過了其他比這還大的丫頭價錢，不免使其餘作父母的人歎羨。

經紀見有出了價錢，就站在場坪中央，拖了阿寶的手打轉，說，誰加錢，就是誰的了，請趕快。

有人加一吊了。

有了說四塊加一吊了。

既不是買去就可以醃吃的東西，還值九塊錢，當然作父母的是應

當歡歡喜喜呵！一個三歲的孩子，只三歲，養來究竟花費這父母多少東西呢？要這苗子說，一年他自己究竟要多少錢用，除了上捐在外，除了敬神在外，還除了送鄉約地保的孝敬在外，穿的吃的算一總賬，大概也算不到十塊錢。

價錢既說定，當真過秤了，當經紀人把這奴隸的斤兩告給在場衆人時，伸舌子的事輪到了其他作父母的全體，全都嚇然了。那奴隸的價，已超過三百文一斤的行市了，這是近來稀有的大價。雖說這小活東西，會唱歌，會走路，會數苗文的一二三四五，且明白左轉右轉，但我們應當記清楚，是十塊少一點兒的一個數目呀！

在歐洲，出十磅錢買一洋娃娃，也是平常事。然而若把洋娃娃化奴隸，那已類乎把歐洲人的狗比苗子，一個狗應比苗子尊貴值錢，是難也都明白了。

成了交，寫字了，阿麗思不走，我們難道還要阿麗思在此作一次中人麼？

他們走了，在路上，那同伴問阿麗思，有感想沒有。

「有感想。」阿麗思說。的確的，她是有感想。她就在想。

「那就試說說。」

「說吧，」阿麗思正預備說，却見到一個女人牽了一頭小豬邊去，

用草繩作圈，把豬的頸項圈好，忽忽忙忙的趕豬回家。她說，「我們就獸在此地一下，看看他們把買來的奴隸用甚麼繩子細頭頸吧。」

獸下來了，預備看。所看到的只有長成的苗女人頸下有銀圈銅圈，却不會見到過一個人販子帶奴隸過身。

「這就怪了，難道他們怕牠們跑掉，所以用籠子關，像關雀兒一樣，不用細頸項的辦法麼？」

同伴笑。

阿麗思可莫明其妙了，因為每一個人過身，背上所有的大小竹籠竹籃，都很小心的望到了，却仍然不見一個奴隸。

「大概是用布包了，是不是呢？」她把這話問同伴，同伴也不很分明這事情。

阿麗思覺得，這真怪。把人不當人，來買賣，這倒不出奇。奇怪的是買來有甚麼用處？人是還得成天吃飯喝茶的一種東西，難道買來家中吃飯喝茶嗎？小女孩是只會哭的東西，難道有些人嫌家中清靜，所以買一個女孩來搥折磨儘她成天哭，這家庭就有趣味了麼？

……她的感想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盡，她以為只有預備同姑

媽格格佛依絲太太去說談三天三夜，才會談得完。所以拋真到了以前儀彬姑娘說的「要想回去」的時候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

阿麗思中國遊記

每冊實價八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沈從文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82

1341120

(2)

